

# 清 流 萬 里

即文化春秋

新羣出版社

于田漢 徐昌霖 陳白塵 陽翰笙 潘梓農 顧仲彝 集體創作



# 清 流 萬 里

( 即 文 化 春 秋 )

于 田 吳 徐 陳 陽 潘 顧  
伶 漢 天 霖 昌 白 翰 子 仲  
彝 漢 天 霖 昌 白 翰 子 彝

集 體 創 作

新 羣 出 版 社 印 行

# 新羣出版社書目

總經售：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 清 流 萬 里

——即文化春秋

于伶、陳白塵、田漢、陽翰笙、吳天、潘梓年、徐昌霖、顧仲彝

劇體集

這是一個寫文化工作者的苦鬥過程的戲，共三幕六場，第一幕以「勝利」前夕的重慶為背景，第二幕寫「復員」途中，第三幕寫「勝利」後，上海戰士的艱辛勞苦。精心合作，寫盡了文化戰士的艱辛勞苦。

## 望 穿 秋 水

西蒙諾夫著  
曹靖華譯

西蒙諾夫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蘇聯青年作家，曾兩度榮獲斯大林文藝獎金，被譽為「青年一代的聲望」。它說明，這種力量可以使人「愛」一切別的主題。穿秋水，是作者以內心的信譽，不顧一切地為時代的忠實證明。之的，直接以作者傳及長序。

## 守 望 萊 茵 河

海爾曼著  
馮冰代譯

這是一個曾在美國轟動一時，並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像一個暗示我們：這個世界不應如此注視。像樣，「像樣」的更顯生動流暢。來臨。譯文經

4.00

6.00

# 人物表

江孟羣 老教授

江老太 孟老的妻子

江尙華 孟老的次子，工程師

江尙菁 孟老的女兒，演員

江 峯 孟老的孫子，初中學生

石 霞 孟老的長媳

邢益知 人民教育家

方學思 文學家

伍實甫 戲劇家



徐牧野 畫家

陸友諒 記者

秦正律 音樂家

鄭淑 秦正律的妻子，小學教師

周海清 川中一位大哥

上官文 「文化」商人

馬櫻 女演員

顏述之 官僚，孟老的學生

張同叔 孟老的舊友

夏景蘇 老作家

劉淑平 女作家

黃夫人 好客的闊太太

吳瀛 劇校女生

方飛 演員

馬瓊 演員

陳慧 女記者

朱織 影星，歌星

卜廉 所謂作家

邢夫人 邢益知的妻子

徐誦芬 清查團官吏

農婦

司機

王媽

青年甲

青年乙

茶房甲

# 目次

人物表……………一

## 第一幕

第一場……………一

第二場……………三〇

## 第二幕

第一場……………七一

第二場……………一〇

## 第三幕

第一場……………一六七

第二場……………一九〇

後記（田漢）……………二四五

# 第一幕

## 第一場

時：

湘桂戰事失利後一天的上午。

地：

重慶。

景：

江孟羣家之客室，舊式房屋，相當寬敞。左通長媳與幼女之臥室，右通江翁自己的臥室，後面有一門通樓上廚房和後門，另有一排窗，可以望得見南岸的山坡，室內陳設中西

新舊兼有，但井井有條，比較觸目的是一具行軍牀，那是爲次子江尙華回來後暫設的。

窗外，嘉陵江上傳來一陣又一陣船夫們拉繹時的歌聲，青年音樂家秦正律正在凝神的傾聽着，江尙華坐在一邊，却在記錄本上記寫什麼的樣子。

秦正律（欣賞地）哦，尙華！你聽這歌聲，多淒厲！多悲壯！這才是真正的勞動者原始的呼聲，真正是從生命中迸發出來的叫喊，你是聽過伏爾加船夫曲的，你覺得這嘉陵江的「船夫曲」怎麼樣？

【江上船夫們的歌唱聲續起】

江尙華（停筆傾聽，也很讚賞地）好得很，你不說我倒沒太注意。

秦正律（得意地）告訴你，我好久想作這麼一隻曲子，今天可得到靈感了。

江尙華 什麼曲子？

秦正律 「時代搖籃曲」。

江尙華 (笑笑) 搖籃曲？哈哈，搖籃曲會從船夫們的吼聲裏得到靈感？

秦正律 爲什麼不可以？你這位大工程師，只曉得修橋補路，咱們這一套，我敢說：你簡直是外行。

江尙華 (不服) 好，就算我外行，可我得提醒你，敵人已經快要打到貴陽來了，你還在寫搖籃曲，你嫌大家還睡得不夠。我看你倒是趕快作幾隻保衛大貴州，保衛大四川的曲子吧。

秦正律 那還用得着你來說。不過照往常的經驗，我們一說保衛那裏，那裏就準丟。記不記得我們唱保衛大武漢，保衛大湖南？於今又說保衛大貴州大四川，假使再把貴州，四川也給丟了，可怎麼辦？是啊。不過照我看，也許真把貴州四川也給丟了，倒也有了辦法了。

秦正律 那爲什麼？



江尙華 你想中國抗戰七年，內部的鬼把戲越抗越多，還不是因爲大家總覺得中國還大，還有退步？一旦真抗到了喜馬拉雅山，恐怕就要真正開始死心踏地幹一下子了。

秦正律 哈哈，你這話也對。

【廚房裏突然飄進來了一陣肉香】

秦正律 （鼻子嗅了一嗅，饑涎欲滴地）哦，這東西好香啊。（忽然——

驚喜地）告訴我，尙華！你們什麼時候買到豬肉了的？

江尙華 我們那能買得起豬肉啊！那是我爸爸的一個學生送的。

秦正律 他從什麼地方搞來的？

江尙華 不知道。

秦正律 （一聲長嘆）哎呀，自從統制豬肉政策實行以來，兄弟可真是

「三月不知肉味」了。

江尙華 我很同情你。別人三月不知肉味，倒還熬得過去，咱們的「大食

國王」齋戒三月可就等於身受苦刑了！

秦正律 統制豬肉這一反動政策真不知是那個龜兒搞起來的，要是被我查

出來了，我一定要把他押到和尙廟裏關一輩子。

江尙華 我贊成！

秦正律 你光贊成還完不了事。不瞞你說，這些日子有錢也買不到肉。何

況我老是袋兒空空。因此，今天的盛宴，可不能少我這位貴賓。

江尙華 那當然。

【哇的一聲，秦正律的孩子在樓上哭起來了】

秦正律 我得上樓抱孩子去了。別忘記對江師母說，我今天要到你們府上

來打牙祭。

【秦正律折轉身奔上樓去了】

【江老太太卻從內室裏走了出來】

江老太 （憂心地）尙華，今天外邊可有什麼消息？

江尙華 媽！消息有，可不好得很！

江老太 （一驚）哦！怎麼不好？

江尙華 聽說敵人已經打到獨山了！

江老太 敵人已經打到了獨山？

江尙華 唔。

江老太 萬一貴陽失守，那重慶可也要發生危險？

江尙華 那可難說得很。

江老太 唉，要是重慶也有了危險，我們還能上哪兒去啦！我人老了，氣力也沒有了，從上海逃到四川一路上苦頭也吃夠了。再加上這幾年來清苦的日子，就連我這幾根剩下來的老骨頭也都要熬乾了！我哪兒還有氣力來逃難呢！萬一敵人真的打來了，這次，我就甯肯死，不肯逃！

江尙華 不過敵人隔重慶還遠得很呢，您也不要太担心了。

江老太 我最擔心的倒還是你嫂嫂。可憐！自從去年你哥哥失蹤以後，她就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這幾天來她神情是更加恍惚了。昨天晚上，我彷彿還聽到她在床上偷偷的哭呢！（憂心如搗地）萬一敵人真的打進四川來了，她的身體又不好，你哥哥又是生死不明，你叫她可怎麼辦？

江尙華 （連忙安慰）媽！您請放心！到了那時候，我們自然會有辦法的。

江老太 （叮囑地）所以，你要留心，你剛才聽來的壞消息千萬別讓她知道。要是讓她知道了，準有幾晚上會睡不着覺，你千萬記着！千萬記着！

【這時石霞忽然出現在門旁邊，她瘦弱的身影，慢慢的走進了客室中來】

石霞 媽！今天是禮拜，峯兒怎麼還沒有回來呀？

江老太 我想總快了吧。

石 霞 （向窗外看了一眼，憂鬱地）窗外好大的霧啊！

江尙華 這就是重慶呀，嫂嫂！

石 霞 （點了點頭）是的，這就是重慶！這就是我們的霧都！

江老太 （關心地）今天你的身體怎麼樣，比昨天好點了吧？

石 霞 沒有什麼，就是心裏悶得很。

江老太 要不要叫尙華給你去買點藥吃？

石 霞 不！

江尙華 我看嫂嫂還是多休息休息的好。

石 霞 已經休息得夠了，（忽然——）二弟！我要你打聽你哥哥的消息，這兩天可打聽到什麼沒有？

江尙華 有是有的，可總不大實在。

石 霞 （憂鬱地）人該話着吧？

江尙華（裝得很肯定）那當然。

石 霞（神馳地）唉，我昨晚可還夢着他呀！（忙又改口）啊，不！我

沒有夢見她，我只髣髴聽見他的聲音！

江老太（奇怪地）哦，你究竟做了一個怎麼樣的夢呀？快點告訴我！我

倒要聽聽。

石 霞（依然很神往地）我也記不大清楚了，髣髴是在一座沒有人跡的

荒山裏，我一個人在那陰森森的樹林子裏走着，走着，走了一陣，我忽然聽到在我的身旁叫我，我一驚，折轉身一看，却什麼都沒有，我正在奇怪，可他的聲音又在前面叫起我來了，我跟着他的聲音追了過去，追呀追呀，追了好半天，却還是看不見他的身影，後來我追到了一座懸崖邊，奇怪，他叫我的聲音却從又深又黑的崖底下叫了上來，那時候，我也顧不得死活了，我捨身一跳想跳下崖去找他，却沒想到我這一跳却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江老太 這倒是一個奇怪的夢！

江尙華 嫂嫂！那完全是你的心理作用。

石 霞 也許是吧，不過，說來也叫人傷心，爲什麼竟連在夢中我也看不見他呢！

江尙華 （不經心地）那本來就是一個夢呀，嫂嫂！

石 霞 （彷彿受了一下刺激，感傷地）唉，是的，我一想起你哥哥……我和他才真是一場夢啊！

【片刻的沉默】

【穿着一件華貴大衣的江尙善小姐，却從外邊飛進門來了，她的身後跟隨着一位青年記者陸友諒】

江尙善 （驚慌地）媽！外邊的情形不好得很呀！你們都知道了嗎？

江老太 （望了望石霞，連忙止之）你這樣驚驚慌慌的幹什麼？別胡說！

江尙善 （不解，更驚急地）真的不好呀！爸爸呢？

陸友諒（也忙問）江老還沒有回來？

江尚華 沒有。

江尚善

（同時急問）他上哪兒去了？

陸友諒

江尚華 他一會兒就會回來的，（對友諒）你有什麼事要找他？

陸友諒 事兒多着呢，回頭再說。

石 霞（關切的問）你們在外邊究竟聽到了什麼不好的消息？善妹！你

快點說呀！

江尚善 聽說敵人已經佔領了馬場坪，貴陽都快要失守了！你們真還不知道？

石 霞（大驚）哦，可是真的？

江尚善 怎麼不真呢！

江尚華（急止之）善妹！請你別要亂說好不好？

江尚菁（她不懂得尚華阻止她的意思，索性滔滔不絕的說起來）哎呀！

你們怎麼還在鼓裏啊！我們劇團住的那家房東今天一早起來就在收拾東西，聽說一兩天內就要準備回敝府去了！我們剛才從馬路上來，看見大街小巷成羣結隊的人，都在驚驚慌慌的到處打聽消息，兩路口車站和七星崗車站堆滿了行李，也擠滿了人，聽說朝天門的木船都被人包完了呢！怎麼你們還一點都不曉得！

江尚華 友諒！尚菁的話，可是真的？

陸友諒 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江尚菁（佯怒）什麼？莫非我的話還會有一半是假的？

陸友諒（一笑）至少有一半，還未經官方證實。

江尚菁（罵）滑頭！

江尚華 不過，局面確是很嚴重。

江老太 局面要是真很嚴重，你說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好逃呀？

陸友諒 師母！那就恐怕只有逃到西北的沙漠裏去喝乾風了！

江老太

（一聲長嘆）唉！

石霞

【上官文捧着一束鮮花奔了進來】

上官文 （他第一眼就看見尙菁）尙菁！我到劇團裏去看你，才知道你回了家，來！（剛欲獻花，却瞧見了友諒，幸而他眼明手快，一下子就把花拋到身後的台子上去了）啊，友諒！你也來了。（轉對江老太和石霞）師母嫂子都好，尙華，你也沒有出去？好極了，好極了，我來得真好極了！

江尙菁 （不大高興）你來幹嘛？

上官文 （有點窘）我嗎？噯，……沒有重要的事我是不會來的。

陸友諒 （諷刺地）老兄是不是來報告重要的商情。

上官文 商情，素來不知，不過我要報告的却是重要的軍情和政情。

陸友諒 請說吧。

江尚菁 他只會吹牛，你們別信他的。

上官文 信不信由你，（忽然想起，轉對陸）不過友諒，你是有聞必錄的大記者，我倒先要向你聲明，你可不能來我一手，給我一個「明兒報上見」。

陸友諒 你說吧。

上官文 我這消息的來源是千真萬確的，最最機密，Top secret，你要發表了出去，我的腦袋搬了家不要緊，當心你們的報館也要封門！

陸友諒 （不耐）請你少賣點關子吧，我們報館還不定要不要你的消息哩。

上官文 （像煞有介事低聲地）你們可知道，政府決定最近又要遷都！

江老太

石霞

（同聲急問）哦，遷到什麼地方？

上官文 一說蘭州，一說雅安。地點在勘查中，可是遷大約是遷定了。

江尙華 爲什麼要遷？

上官文 (油腔滑調地) 你問得正確，問得 Absolutely 正確。你們想：四川乃天府之國，這兒住着不舒服，爲什麼要遷到雅安去吃手牛，到蘭州去喝西北風？告訴你「余豈好遷哉，余不得已也！」(精神抖擻指手劃脚) 你們聽說沒有？敵人將分兵三路來攻四川：第一路從湘鄂西經酉、秀、黔、彭踏過涪州直取重慶，這就是三國時候張飛入川所走的路；第二路繞過貴陽佔領遵義，再折而切斷川滇公路進佔瀘州，這就是太平天國石達開所走的路；第三路從南陽經漢中跨入川中盆地，進一步將成都佔領，這就是當年鄧艾自陰平入蜀的道路。萬一敵人的軍事企圖實現，試問：我們政府如不早點搬開，那不就等於在這裏坐以待斃？這是智者所不爲的。

江尙華 (不信) 錯是不錯。不過雅安蘭州都還太近了，最聰明的辦法是遷

都美國。



石 霞 別開玩笑。你可還聽到什麼沒有？

上官文 有，當然還有，你們可知道嗎？聽說四川人正在準備要對付我們這些「腳底下」人呀！萬一敵人一來，你我這些下江佬，恐怕一個都跑不掉。

江尙華 這更是造謠！

上官文 我在造謠！哼，你們沒有看見那幾位四川籍的作家這幾天才吃香呢，幾幾乎所有的人都去走他們的門路，好像一挨上了他們，就可以保險的樣子。

陸友諒 那你打算怎樣？

上官文 沒有打算。（轉對老太太太關心地）不過，江師母！依我的意思你們倒得準備準備。

江老太 你叫我準備什麼呀？像我們這樣的家，有什麼好準備的？

上官文 話不能這樣說，當真要逃難的話，細軟的東西可不能不準備一

點。(趨近老太太身邊，小聲地)我看金子那東西，又輕便又值錢而且又好帶，我有一個朋友做這門生意，您要買，我一定幫忙。

江老太 (苦笑)謝謝你的好意，我們那還有錢來買金子啊！(對尙華不安地)尙華！我的心亂得很，你好不好去把你爸爸找回來。

江尙華 (遲疑地)我……好吧，我一會兒就去。

江尙菁 媽！二哥恐怕還有事，還是讓我去吧。

上官文 (諂媚地)好，我也陪你去走走。

江尙華 (阻止)菁妹！你就在家陪陪媽媽和嫂嫂，一會兒還是讓我去。

江老太 (心亂得很)隨便你們那個去吧，總之，越快越好。

陸友諒 我看還是我去，我是特地跑來代表許多人請他老人家解決問題的，你們都留着，還是我去的好。還是我去的好。

石霞 啊，媽！我的心裏也難受得很，我想回房裏去歇歇。

江老太 (慈愛地)好，你就去吧，一會兒你爸爸回來決定好了辦法，我再

來告訴你。

【石霞拖着瘦弱的身體走向房裏去了】

【正在這時——】

江尚善（忽然，一聲驚叫）嗚呀！……（一面抖着大衣，一面兩腳氣得直跳）這是什麼髒東西？這是什麼髒東西！

【一滴滴的污水從樓上不斷的滴了下來，這可把衆人都驚住了】

上官文

（彷彿很義憤，對着樓上又喊又罵）喂！喂！樓上有髒水流下來了，你們樓上的人聽到沒有？髒水！髒水！你們究竟打翻了什麼髒水呀？！你們聽到沒有？都死盡了嗎？真混蛋！（一下又很慷慨的把雪白的手巾摸了出來，連忙跑過去替尚善揩）艾呀，糟糕，糟糕，真正糟糕！（一面又很諂媚地）還好，還好，幸而才碰了一點點，還不要緊，還不要緊。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響後，秦正律滿手肥皂沫，抓着一塊尿布從

樓上直奔下來了】

秦正律 (笑着，連忙作揖) 對不住！對不住！弄髒了我們尙善小姐的漂亮大衣，真該死！真該死！(忘了自己的手也是髒的，竟伸手過去) 來！我向你正式道歉！

江尙善 (一聲驚叫連忙退開) 誰要你道歉！你瞧，你的手！

秦正律 (狼狽，大笑) 啊呀！真糊塗！真糊塗！

上官文 (斥責地) 你究竟打翻了什麼水？

秦正律 洗尿布的，不過，很乾淨，很乾淨！

上官文 (氣憤憤地) 算了吧，還說很乾淨呢！

【哇哇哇的樓上小孩子的哭聲又傳下樓來了】

江老太 沒有關係，正律！你的孩子又哭起來了，還是快上樓去吧！

秦正律 對住啦，尙善！等我發了大財的時候，另外買件新的來賠你。

【正律邊笑的想退回樓上去，不料上官文放在台上的一束花却被

他弄到地上，不留心的一脚踏了！】

上官文（叱責）你的眼睛呢？生在後腦袋上去了嗎？

秦正律 抱歉！抱歉！（狼狽而去）

江尙菁 倒霉！算我倒霉！

【陸友諒剛欲走出】

【門外，江孟羣的聲音却傳了進來】

江孟羣（在門外）請到裏邊坐！請到裏邊坐！（江先走進，衆呼江，江向

衆先笑問）你們猜是誰來了呀？

【作家方學思穿着一身襤褸衣服，話像一個乞丐樣的，提着一個

小包裏，狼狽而入】

大家驚呼 啊，學思！

江尙菁（同情地）你怎麼弄得這樣狼狽啊！

方學思（幽默地）啊，一言難盡！一言難盡！總之，這回從桂林逃到貴

州，又從貴州逃來重慶，我這條小命居然還沒有「嗚呼哀哉」，總算是「祖宗有德」了。你們可都好？（轉對老太太）師母！您髻髻比從前瘦了一點，是平價米吃多了點的緣故吧！

江老太（苦笑了一下，慈愛地）也許是吧。你餓沒有餓？學思！來！跟我進去洗洗臉，休息休息，吃點東西。

方學思不，師母！我還想在這兒多坐坐。

江老太也好，那就讓我先去給你弄點東西來吃吧。

【老太太走進廚房裏去了】

江尚菁（跑去，想摸摸方學思的小包裹）你這是什麼東西呀？讓我給你提去放好。

方學思（髻髻有誰要奪他的珍寶似的，連忙抱着）不，不，你不能動！你不能動！

陸友諒究竟是什麼東西呀？



方學思 這是我寫的幾部稿子！

上官文 (輕現地) 哦，我怕是什麼啦，原來才是這玩意兒。

方學思 (不滿) 「這玩意兒？」告訴你，這幾部稿子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這幾部稿子，我在路上逃難的時候，敵機天天都嗡嗡嗡嗡的跟着我們追，我什麼東西都丟光了，只有這幾部稿子，我却不管逃到那裏都死死的把牠抱着。總算沒丟掉。

江孟羣 (稱讚) 好的，你這種精神是值得佩服的。

江尚善 (摸了一摸方的衣服) 你有點冷吧，我們前次演戲用的衣服，有兩件你還穿得，讓我去給你取來。

陸友諒 (一笑) 那怎麼成呢，穿上了，那不就像整天都在台上演戲！

方學思 我倒不大在乎。告訴你們一樁笑話，新中國劇社從桂林逃難出來，到了都勻因為形勢突緊，把演「大雷雨」的行頭全丟在路上。天氣冷，雨雪交加的，難民們把那些行頭全穿上了。結果，波里

斯，奇虹，嘉捷麗卡，卡巴洛瓦太太全逃在一道，我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

江尚善 你不在乎，我就拿給你。

【說着折轉身就跑出去了】

上官文 (也想跟着追出去)我也得走了。

陸友諒 (裝正經)慢點，上官！我還有件要緊的事，得同你商量。

上官文 (信以為真)什麼事，你快說吧！

陸友諒 (小聲地)我想託你買五百斤金子，來，(袋裏一摸)這兒是中國銀行的一張支票。

上官文 (恍然大悟)啐！(倉皇遁去)

江羣孟 友諒！你可有什麼事來同我商量。

陸友諒 正有許多事要向先生請教。

江孟羣 我前兩天要你辦的事可辦妥了？

陸友諒 都差不多。

江孟羣 (笑)唔，不能說「差不多」，因為「差不多」也許就「差得多」。

我問你：你同文化界各部門的朋友們商談以後可有什麼具體的決定？萬一敵人真的打進四川來了，究竟有多少人決定去川南？多少人決定去川東？這些人中又有多少婦女？多少小孩？小孩中又有多少大的？多少小的？婦女中又有多少老的？多少壯的？

陸友諒 (有點窘)我所調查到的，昨晚都登記起來告訴尙華了。

江孟羣 那末，尙華，你就具體的告訴我。

江尙華 (摸出了記事本來，看了一眼)我們還調查得不夠具體。

江孟羣 (拍了拍友諒的肩頭)哦，我原說「差不多」就「差得多」啦！友諒！你可還有什麼問題？

陸友諒 朋友們還要我來問先生，川南川東的關係都建立好了沒有？

江孟羣 (想了想)都建立好了。

陸友諒 沿途土匪很多，萬一將來真的要走，怎麼才可以平平安安的通過過去。

江孟羣 這，我也有準備。哦，他來了。

【周海清大踏步的走了進來】

周海清 (笑着) 江先生，你真不愧是練過兩手的，您跑得好快呀，我才在路上被一個小兄弟拉着談了幾句話，回頭一看，您可就不見了。

江孟羣 對不住，海清兄！算我搶先了！請坐！請坐！

周海清 好說，好說。(對華) 這位是令郎，(對諒) 這位是……啊！陸先生！見過的(轉對方) 這位……這位尊姓大名還沒有請教過。

江孟羣 (見方學思不理睬，連忙介紹) 這是方學思先生，一位有名的作家。(把方扶了起來) 學思！來！我特別給你介紹，這是我的朋友周海清周大哥。

周海清 啊，原來就是方學思方先生，失敬得很，失敬得很。

方覺思 (有點失措) 嚶，嚶，不敢，不敢。

江孟羣 海清兄！我昨天拜託你的事情，你看怎麼樣？

周海清 (慷慨地) 請江先生放心，那點小事情，我周海清一定效勞，不是我姓周的在你面前誇口，上起敘府，下到萬縣，不管水旱兩路，只要拿到我姓周的一張名片，不管是碰到那一些哥弟們都可以通行無阻。請你告訴我，你們究竟有多少人要走？

江孟羣 現在倒還談不到，不過萬一將來重慶有了危險，大約總有四五百人得走！

周海清 那容易，到了那時候只要先生一聲吩咐，我派幾十個弟兄護送就是了。如果江先生不放心，我還可以叫他們全體帶槍！

江孟羣 啊，海清兄！你這樣的慷慨好義，真使我說不出來的感激。

周海清 好說，好說，江先生！我周海清在社會裏混了這麼多年，見識的人物，大大小小真不知有多少，可是真正使我欽佩的，却只有你

和你那些博學清高的朋友，因此你不用客氣，如有什麼吩咐，你帶個口信來就行了，只要是你和你的朋友的事，我姓周的包給你辦得妥妥貼貼。

江孟羣（感激地）好得很！好得很！我們有了你這樣的朋友，真增加了我們不少的勇氣。（對陸）友諒！你聽完了海清兄的話，你的問題

可解決了吧。

陸友諒（愉快地）完全解決了，不過目前我們究竟應該怎麼幹呢？

江孟羣（沉吟了一下）是的，剛才那只是萬一的準備。目前，我們只能動員大家到前線，我們不管政府遷不遷都，我們自己却得有決心把敵人趕出貴州，打回湘桂！

陸友諒（再問）那我們的老弱婦孺呢？

江孟羣那也不是馬上送他們上山，只叫他們早點作準備。獨山隔這兒還遠呢，大家驚驚慌慌的幹什麼！

陸友諒（敬佩地）先生！您的意見我完全同意，我立刻就可以去告訴大家。

【秦正律嗡嗡的大聲的哼着，從樓上跑下來了】

【方學思一聞嗡嗡之聲，抓着小包裏拔腳就走】

江老太（端着一碗吃的東西，走了出來，一見方學思正急走，連忙叫他）

學思！學思！吃的東西弄好了，還要上那兒去呀！

【方學思奔至門邊，尙善提着一包衣服同他碰了一下】

江尙善（一把抓着他）來！學思先生，衣服來了，衣服來了，快去換！快

去換！（見他還是想跑）噫，你想上哪兒去啦？

【秦正律嗡嗡之聲續作】

方學思（驚慌）驚報來了！驚報來了！

【衆人回頭一看，看見秦正律，始恍然大悟，大家都禁不住齊聲

大笑起來】

江孟羣（摸摸方的身體，笑着像關心自己的孩子樣的）學思！這回逃難却

把你的精神身體都弄壞了。你需要休息，也需要鍛煉。你別看我已經快滿六十了，你們年青人跟我比比看，有誰跑得贏我？因此，從明天起你來跟我（做一個手勢）學學這一套，不然，將來你要上山打游擊，當心會半路跌跤呢！

方學思 我們學，我們學。

——幕徐徐落下



## 第二場

時：

一九四五年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那一下午至晚間。

地：

重慶——中國的戰時首都。

景：

同前場。

幕：

江老太太在縫補一件舊衣服。

江尙華，揮扇進來。

江尙華 媽，這麼熱，您不歇歇！

江老太 峯兒的一件小褂。他回來，洗了澡，等着替換的。

江尙華 放心，峯兒今天回家不會早。他們培材戲劇組到江北鄉下演「哪格辦」去了。

江老太 「哪格辦」，這日子可真是「哪格辦」啊！錢不值錢，柴米油鹽……

江尙華 媽，您跟嫂嫂整天發愁，怎麼不去看看他們演「哪格辦」？昨天晚上，乘涼的時候，峯兒講他們的戲演得那麼成功，那麼受鄉下老百姓歡迎，可把他娘給逗樂了。

江老太 是呀，自從大哥出了事情，下落不明以來，這幾年了，你嫂子幾時笑過？昨天晚上，她可真高興呀，她笑了！

江尙華 嫂嫂也真該有放開心來笑一笑的時候。

江老太 峯兒這孩子真行，才那麼點年紀……

江尙華 也不是峯兒這孩子特別行，是他們的學校，邢益知先生的教育者

法好。「那老夫子」於今已經成了一位國際聞名的民主教育家了。

【石霞，從後面進來】

江老太 石霞，幾時我們跟峯兒去看看他們演戲，讓你也散散心。

江老太 好。媽，你累了，給縫吧。（接過衣服來縫。）

江尙華 嫂嫂，你要是看見了戲裏面的峯兒化了裝，滿口四川話：「哪格辦」，「哪格辦」，那才有意思呢！

石霞 他們說：演話劇，講國語，鄉下人看了說「懂不到，曉不得」。倒是阿峯他們用本地土話表演的戲受歡迎。

江尙華 我看話劇也真該改一個調子了。哦！今天我們幹嘛不去江北，看看戲順帶趕場，買些東西？

石霞 這幾天長江嘉陵江同時漲水，風浪大，過江的輪渡常常出毛病，怕危險。阿峯說，下禮拜他們到化龍橋演出，我想約了菁妹也一

道去看，媽，您說好嗎？

江尙華 三妹，她呀？

石 霞 是啊。善妹是名演員，有經驗。看了好批評批評，給阿峯他們一些指導。

江尙華 不過尙善他們職業劇團的都市演劇，跟培材的農村戲，變成兩回事了。中國戲劇運動的道路本來只有一條。可是，現在這些習慣於後方大都市生活的演劇，跟下鄉去的通俗戲，距離越來越遠了。我以爲尙善他們這些職業的演員倒應該回過頭來跟那些小孩子小演員學學才對。

石 霞 當然應該彼此學習。不過都市演劇今天也是必要的。

江老太 昨天馬小姐同尙善來玩，說起：她們伍先生的劇團歇了夏，想跑碼頭做旅行公演，又沒有籌到旅費。團體窮得開不出伙倉，演員閑得連報紙也懶得看。說是苦悶極了！有好幾位演員，想放棄演

戲生活，改行了。

江尚華 改行？認真說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這幾個演員怎麼夠用？不過政治不上軌道，人民力量拿不出來。像我這樁貨真價實的建築工程師也只好閑在家裏搵水，別說他們這些所謂「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了！

石 霞 馬櫻少姐沒有做演員之前，做過女工，也當過看護，在戰地演劇隊裏也吃過幾年苦，生活經驗倒很豐富。

江尚華 所以他的戲路子寬，態度好。我看老伍這劇團就少不了馬櫻這樣的演員，可是，於今幹民間劇團有種種苦處，你祇能半死不活的拖，她也跟着半死半活地拖。大好青春，就這樣在苦悶的日子裏拖掉，不讓你暢快地發揮，這就是中國劇人的悲劇。

江老太 唉，拖要拖到什麼時候啊！這樣的日子！

江尚華 許多人希望會拖出一個勝利。

江老太 可是什麼時候勝利呢？照目前這樣的情形……

江尙華 目前的情形，媽，你指國內說？還是國際間……

【鄭淑，樓上秦正律的太太，一位能幹的女教師送報紙下來】

鄭淑 （對老太太）師母！（和其餘二位招呼）

石霞 秦太太，請坐！

鄭淑 謝謝。二先生，還你報紙。呵，今天報上可真熱鬧！

江華尙 是麼？我挑了一上午的水，報還沒來得及看，你們秦先生就拿上樓來的。

鄭淑 怎麼這麼大的事您還不曉得？又是蘇聯對日宣戰，又是美國第二

顆原子彈炸長崎。看上去，日本快要拖不下去了！

江老太 呵？

石霞 真的？

江尙華 讓我看！（連忙翻報）

【樓上小孩子哭】

秦正律 (聲音) 喂，小孩醒了。

鄭淑 來……一會兒再見……(匆匆上去)來了！

江老太 尙華，你唸給我聽聽，報上……

江尙華 好消息！媽，你聽。

石霞 (就過來看，唸)「爲縮短戰爭時間，減少人民犧牲，蘇聯正式

宣佈對日本宣戰」！

江尙華 「倫敦路透電：蘇聯爲履行其對同盟國之責任……」

江老太 讓石霞唸吧，你太快，我聽不清楚！

石霞 「……蘇聯爲履行其對同盟國之責任，……爲早日獲致世界和

平，使人民從犧牲與受難中獲得解放，並使日本人民獲得一次機會，作無條件投降，蘇聯政府即日起對日本宣戰。……外長莫洛托夫氏接見英國駐蘇聯大使卡爾，美大使哈立曼，中國大使傅秉

常氏，宣稱：蘇聯與中美英四國對日本並肩作戰，決澈底消滅東方法西斯侵略國日本……」

江尙華

「……合衆社莫斯科電：莫斯科廣播，莫洛托夫代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加入七月二十六日，波次坦中美英三國對日本宣言，必需日本無條件投降！」

江老太

對，無條件投降！

【秦正律匆匆忙忙，高興地提着提琴走來】

秦正律

尙華兄，我剛才看報得了靈感做了一支曲子，叫「原子彈之歌」。

你們聽。（急拉出「原子彈，原子彈」的音調來）

江尙華

（止之）對不住，慢，今天這報紙一送到，你老兄就拿上樓去了。現在等我先讀了報，再聽你的傑作，好不好？

秦正律

也好，你們先培養好了情緒，一定更能夠欣賞我的音樂。

江老太

秦先生，報上說，蘇聯對日本宣戰說是爲了縮短戰爭時間，那是



說？

江尙華 那就是說：由於蘇聯的力量參加進來打日本，日本必然會敗得快些，所以勝利就可以提早了！

江老太 你看能夠提早多少呢？

秦正律 越早越好。

江尙華 那還用你說。

秦正律 那末你說，什麼時候可以勝利？

江尙華 我想大概要到明年五月至八月之間。

石 霞 一年，還要一年呀！

江尙華 八年都度過了。

江老太 一年可難熬！

秦正律 不必，我說絕對不必一年。尙華，我們打個賭，怎麼樣？賭一個

小東道，三斤豬肉。

江尙華 你就想吃！也好，你說說看。

秦正律 我髣髴有一種靈感，我似乎聽到！一種聲音。（神乎其神地）一種勝利來臨的聲音。

江尙華 （也跟着聽）噢，怎麼我聽不到？畢竟你們音樂家耳朵尖些。

江尙華 一天一斤肉豬！

秦正律 聽，勝利就要來了，今天，明天，後天。

江老太 秦先生，要是真的，別說三斤肉，三十斤我也情願輸給你。

秦正律 哈，可惜，尙華不敢跟我打賭！試試看，怎麼樣？

江尙華 好，我說一年。

秦正律 我說三天！

江尙華 一年！

秦正律 三天！

江尙華 嫂嫂，你看呢？

石霞 我跟媽一樣，情願輸給秦先生的。

江老太 我恨不得勝利就在今天！——

秦正律 哈哈！怎麼樣？我是多數了。

【教育家邢益知進來，很樸素但整潔的儀態】

邢益知 好好，諸位都在！

秦正律 邢先生！

江尚華 老夫子！

江老太 請這兒坐，邢老！

邢益知 謝謝，這兒有風，我先站一回兒再坐。

江老太 尚華，拿扇子！

邢益知 扇子，我帶得有。（拿出一把大芭蕉扇）這個好，又大又便宜。

既可以搨塵，又可以遮太陽。

石霞 （一手是手巾把子，一手是茶）邢老師，擦擦汗。

邢益知（接過手巾）好。（擦過還她）

石 霞 喝杯涼茶。

邢益知 謝謝。（接喝）

邢益知（還她茶碗）石霞，你這響身體倒好了，還咳嗽麼？

石 霞 謝謝邢老師！還是咳，血是不吐了。

邢益知 看過你少爺演戲麼！他演得很不錯。

石 霞 峯兒說：邢老師您這樣忙，還時常親自指導他們。

邢益知（對大家）噯，在這四郊的農村中間，我們的戲劇組，真跟農民打成一片了。我發現：跟一個農民單獨談三次話，不如跟農民開一次集體討論會有用。而開三次討論會趕不上讓他們看一次戲。戲劇真是宣傳教育的好工具。（大家點頭同意）鄉下人真是一輩子都難得看幾次戲，看一次戲，就要對人講一輩子。不像城裏人，看過就忘了。

石 霞 聽說用四川土話演戲效果特別好。小孩子們也高興。

邢益知 小朋友們越高興就越能發揮創造的天才。

江尚華 方才我還跟媽在說呢：這都是，老夫子的教育方法的成功。

邢益知 成功？咳，成功還早得很呢。不過成功的可能性是很明白的。冒任何艱苦困難我也不放棄這創造工作，隨時創造，隨地創造，人是創造的人，處處是創造之地。

江老太 像您這樣的主張分明是救中國救孩子的再好沒有的法子，爲什麼人家不幫您的忙，反而用種種帽子破壞您呢？

邢益知 任何主張要實現牠總要碰到困難的。可是好的主張，必定有人幫忙。幫我的忙的人不少啊，中國人外國人，城裏人鄉下人，都有啊。沒有人幫忙，我們的運動還能支持到今天嗎？

江老太 您總是樂觀的。

邢益知 因爲我相信我們的主張適合中國的需要。啊，孟老呢？他到那裏

去了？

江尙華 爸爸陪方學詩方先生到沙坪壩看洪先生去了。

邢益知 怎麼？洪教授又病了？

江老太 不是。學詩去年從桂林貴陽狼狽撤退到重慶，至今沒有工作。洪先生想介紹學詩到他們大學裏當教授。所以約他陪着一同去見見文學院院長。一早去的，快就要回來了。

邢益知 好，我等他們回來。

江老太 您坐坐。（走，回對媳）石霞，來。

【石霞跟老太太進去】

邢益知 正律兄，你太太，真難爲她了。這麼熱的天，累她跑去找了我三次，而我三次又都不在學校。她留了信給我。小孩子好麼？

秦正律 好。她在樓上。老夫子是上去坐坐，還是我去叫她下來？

邢益知 不忙，不忙。等她空了下來談吧。尙華，方才我進來的時候，你

們在討論什麼問題？談得那麼起勁？

江尚華

邢先生，正想聽聽您的意見。我們從蘇聯對日宣戰，美國的兩顆原子彈，談到戰爭能否提前結束？

邢益知

（想了想）按今天的情勢發展說，同盟國的勝利是確定了的，而且必然會提前結果。

秦正律

八月五號，第一顆原子彈炸廣島；八號，炸長崎；我想第三顆炸了東京，日本軍閥該全體切腹了！

邢益知

原子彈的威力究竟大到什麼程度？我們還不能十分曉得。破壞力許是相當大的吧，但戰史上單是祕密武器不能解決戰爭。倒是因為蘇聯參戰，日本精銳的關東軍會遭受摧毀，這與美國的原子彈配合，必定能使頑強狡猾的敵人屈服。

秦正律

對。

江老太

（立在後面的門口）尚華，你來，石霞劈不動，等着要柴燒的。

(縮入)

江尙華 是，媽。刑先生，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請等一等。我先去

劈柴，(手作劈柴狀)馬上就來的。

邢益知 劈柴！好，好，我們等你來了再討論。

【尙華匆匆進去】

秦正律 老夫子，你看：中國專門人才的命運。

邢益知 你是說？

秦正律 我是說像尙華這樣優秀的專門人才，親手建築過湘桂鐵路的工程師，也會失業在家裏當伙夫，劈拍。

邢益知 中國就是個浪費的國家。浪費錢財也浪費人才。……(見鄭淑)

呵，秦太太！

【鄭淑正進來】

鄭淑 刑老！您幾時來的？



邢益知 剛來，剛來。

秦正律 好，太太下樓，先生得上樓調班了。

邢益知 調班？

秦正律 調班看孩子呀。

邢益知 呵，呵。

【秦正律拉琴走】

鄭 淑 別，正律，你別把孩子給吵醒了！

秦正律 是，是。（連忙停，輕輕地走去）

邢益知 你留給我的信和計劃書，我都看了，研究過了。

【取出計劃書來翻閱】

鄭 淑 您覺得怎麼樣？

邢益知 好，很好！簡單明瞭，很切實，很具體。

鄭 淑 可以做麼？

邢益知 爲什麼不可以？應該做和可以做的事，我們切莫過於遲疑不決。

鄭 淑 我也是這樣想。上學期因爲學生歡喜接近我，校長先生對我有些不放心，把我給解聘了。這暑假我在附近做了個調查，發見失學兒童實在太多，我想自己來辦一所義務小學。所以想找您領教。

邢益知 跟這兒大家商量過了麼？

鄭 淑 商量過的。孟老自告奮勇，去跟鄉保長商量借房子來做教室，鄉保長答應幫忙了。

邢益知 好好，已經有了教室那更好辦了。其實就沒有教室也成。關於計劃方面，我給您修正了一些。我以爲您還是太保守一點。

鄭 淑 我知道，我不敢寫得太跟人家不同。

邢益知 唔。你怕人家看了害怕？

【江孟羣和方學詩從外面進來】

方學思 老夫子，您在！

邢益知 啊，學詩，孟老，你們回來了。（握手）

江孟羣 益知！

邢益知 怎麼樣？你們去了沙坪壩，學詩的文學教授，當得成了？

方學思 不成，我不夠格！

邢益知 唔，不夠格，（吟味）不夠他們的格？

鄭 淑 什麼？方先生沒有資格？你從前不是也當過教授的麼？

方學思 那是從前呀！

鄭 淑 你近幾年來寫了那麼多的作品，發表了這許多的文章，怎麼會反而……

江孟羣 問題就在他近幾年發表了許多文章，而這些文章又不合院長的胃口。益知，你記得麼？老曾從前跟我們在一道的時候多麼激昂慷慨，曾幾何時搖身一變，當了一學期的文學院院長，官腔居然打得比老官僚還要地道。鄭先生，明白麼？要不然你怎樣解釋你會

失掉小學教師的資格？

鄭淑 是的。

邢益知 自己來，一切我們自己來。學詩，老曾不敢請你當文學教授，鄭先生請你當小學教師，你去不去？

方學思 爲什麼不去？我也是最歡喜小孩子的。

江孟羣 學詩，你……不嫌委屈，那最好沒有了。可是當真的？

方學思 那還有假？

邢益知 學詩！（有力地握手）

鄭淑 方先生，那末我們講定了。

方學思 不過，我還不會說四川話。

邢益知 學呀，你教他們國語，他們教你四川話。豈止四川話，你還可以向小孩們學習許多寶貴的東西。

方學思 我一定試試看。看我有沒有資格做邢老夫子的學生。

邢益知 你這話太客氣了。

江孟羣 好，學詩，抗戰以前我們那位唯美主義作家方學詩先生，從今天起開始脫胎換骨了！

【情緒在嚴肅沉重中】

【上官文急急忙忙的進來】

上官文 呵，你們已經知道了麼？

【大家愕然】

江孟羣 知道什麼？

上官文 （見空氣沉重）你們在開會，商量什麼嚴重問題？我要不要退出去？

江孟羣 不，我們閒談，沒有開什麼會。

上官文 （急急）那末，我告訴你們，一個絕對祕密，特別重要的消息，也可以說是稀奇古怪的怪消息！

【大家奇怪】

江孟羣 上官，你怎麼了，好像……

上官文 我們勝利了！

江孟羣 什麼？你們勝利了？（其餘三人差不多同時）

上官文 我是說我們大家勝利了，日本投降了！

江孟羣 真的？（其餘三人同時）

衆人 別騙人！

上官文 誰騙你們？一個朋友從侍從室傳出來的絕對秘密的重要消息！

江孟羣 不見得吧？

邢益知 可能。

上官文 我看完全可能，有人這樣傳說，也有人這樣打聽，所以我特別趕

來告訴您和孟老的。

【江老太拿着一把竹筷子出來】

江老太（見孟老和學詩）呵，學詩，你們回來了。

上官文 師母！

江老太 上官先生，你也在。（回身對後面）尙華，你爸爸回來了，多拿

三四雙筷子！

秦正律（從樓上趕來）江師母，你們吃什麼？有我一份吧？（用鼻子

嗅）

江老太 有你的，有你的。

【尙華雙手捧一大鉢東西上來】

江老太 燒南瓜，自己種的，大家當點心吃吧。

秦正律 哎呀，香得很！

【石霞手拿一把筷子出來】

秦正律（迎上去接一雙筷子）來，大家來吃呀！

【原在場五人不動】

江孟羣 上官先生，你這消息，不是謠言？

上官文 我真是這樣聽來的？

鄭 淑 你騙人！

上官文 我爲什麼要騙你們呢？

邢益知 消息的來源知道麼？

上官文 不清楚，絕對祕密！

江老太 什麼不好的消息？你們這樣緊張！

上官文 不是不好的消息，是好在使人不相信的消息。日本投降了，我們

勝利了！

【新上場的四人幾乎同時怔住】

秦正律 （擲筷）那還吃什麼南瓜！

上官文 （轉身）我再去打聽打聽看！（往外走）

【記者陸友諒和伍實甫正進來】



上官文 啊，廣播電台來了！友諒有什麼特別消息，快廣播廣播。

陸友諒 看樣子，你不是已經廣播過了嗎？

上官文 是的，我廣播過一次，可是他們不相信。你說是不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伍實甫 上官一生造謠，只有這一次算說對了。日本真無條件投降了。不，應該說是有條件投降，因為日本政府要求保存天皇制度。

上官文 怎麼樣，該不是我騙你們了吧？

陸友諒 報館收音機收到了這消息，可是還沒有法子證實！打電話問侍從室，軍事委員會和外交部，都說：也有這樣的情報，同樣不能證實！

邢益知 （對友諒）無線電的內容怎麼說？

陸友諒 是中立國方面來的消息：說是日本政府照會瑞士和瑞典兩個中立國，轉知美蘇中英，表示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只要同盟國答應

保留天皇制度。

邢益知 這就有點像了。

陸友諒 可是保留天皇制度，這同盟國能答應嗎？

上官文 能的，波茨坦宣言裏原說過，只要日本肯無條件投降，天皇制度是可以作爲一種宗教信仰保存的。

秦正律 不管怎樣，倘使日本真投降了，那頃刻之間世界一切都變了。我們的生活馬上要改變一個調子了。

江老太 我們趕快回去，看看房子還有沒有，再也別這麼逃難了。不過，這會是真的麼？我總覺得太突然了。

江孟羣 是的，太突然了。我也覺得。

上官文 不，一點也不突然。我早知道日本一定得投降的。據說南京發現劉伯溫的碑，末幾句是「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結深仇，眼見日西休」。一二九不是日本進攻珍珠港的日子嗎？美日結仇，日本

與世界爲敵，那有不敗的。因此說「眼看日西休」。可知日本的投降是劉伯溫在三百多年前早已算定了的。

邢益知 哈哈，你信那個。

上官文 可不是應驗了嗎？那第一句我記得是「撤了金陵塔，自家殺自家」。

邢益知 唔，這一句倒真是應驗了。

江尙華 不管怎麼樣，今後總該是我們工程師的世界了吧。我想我該不必在家裏挑水劈柴了吧。

伍實甫 一定的，我想我們劇團也不會再開不出伙倉，秦先生也不會呆在家裏抱孩子，邢老夫子也可以專心教育事業，不必整天替學生懇求平價米了。

石 霞 還有，你大哥許忽然會回來……

江尙華 是的，嫂子，一定的。

秦正律（伸手）這下沒有說的了。你們快快拿來。

石霞 拿什麼？

秦正律 三斤豬肉啊，江師母，石霞，尙華。三斤豬肉！哈哈！

江老太 我說過的，只要勝利了，三十斤也給。

江尙華 慢慢，等消息證實了再給。現在說不定還是謠言！

邢益知 對哪，我去打個電話，問問美國新聞處一個朋友看！（匆匆出）

【天色漸暗】

【外面人聲】

【樓上孩子哭】

【衆怔住】

【秦正律鄭淑夫婦上樓去】

陸友諒 我們去看看！

【陸友諒拉伍實甫出去，江尙華和方學思也跟出】

【上官文走到門口，又走回來】

上官文 勝利了，物價是漲還是跌呢？

邢益知 那自然是跌，東西都應該便宜了！

上官文 金子，那末金子呢？

【誰也沒理他金子的事】

【門外人聲】

【江尚華半擁抱着陸友諒，馬櫻挽着方學思進來，兩個男的手裏是兩張號外】

江尚菁 號外，號外！爸爸！媽媽！……（從友諒手裏取號外給父）

馬櫻 （就石霞）石霞嫂，勝利，我們終於勝利了！

方學思 （手裏的號外被上官文搶了去看，急找出他的那包稿子來）馬櫻，馬櫻，這是我的稿子，我的靈魂，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現在，好了，牠們有出版的希望了。不，我必定要使牠出版。

(抱在胸前)呀，馬櫻！

上官文 (一面看)學思兄，沒有問題，都在我的身上。

江尚菁 (抱石霞)嫂嫂，嫂嫂，高興高興吧，當真勝利了。哥哥一定會回來的。他會忽然站在你身邊。

石霞 善妹！真的？(四望)真像在做夢！夢！(笑)

【遠遠有放鞭炮聲】

【鄭淑抱着孩子來，把孩子在手裏拋弄】

【秦正律拉着提琴下來】

秦正律 跳舞，大家跳舞呀！

【方學思鄭重地放下稿子，和馬櫻擁抱起來】

【上官文跑去抱尚菁時，她已經和陸友諒跳起來了】

【上官文失望之餘，終於找到石霞，拉着她跳】

【鄭淑抱着啼哭的小孩也跳着】

【秦正律手拉口唱】

【大家舞作一團】

【江尚華和伍實甫各人拿一串鞭炮進來】

江尚華 鞭炮！頂好！

伍實甫 放鞭炮，孟老，請您點。

江孟羣 （有些高興但很冷靜地）慢點，剛才的號外呢？

伍實甫 這兒有一張。

江孟羣 給我看？（他走出去，就着亮處研究去了）

伍實甫 （轉向大家）我們來舉行慶祝……（想起一個人）咳，老曹成天

地思家，現在該可以回上海和他太太團圓了！

江孟羣 哈哈，你還不是一樣。

伍實甫 給你一串鞭炮。

他們熱烈地唱着：

哈哈，敵人投降了！  
哈哈，我們勝利了！

千山萬水走他鄉，  
於今可要回家了。

不怕水又深，

不怕山又高，

水深自有火輪船，

山高自有飛巧妙，

回到家鄉看老婆，

老婆一見懷中抱。

可憐劫後又相逢，

一陣哭，一陣笑，

從此相偕直到老。



【大家擁到外面去】

【只留下一個石霞】

【鞭炮聲】

【各種人聲，叫喊，歡呼】

【各種汽笛，最後一次警報聲】

石霞  
【對着丈夫的遺像】勝利了！尙英，親愛的，你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是生還是死？啊！

【放聲哭】

【江峯，她的兒子，手執國旗，衝入】

江峯  
媽媽，媽媽！怎麼，你哭了！勝利了，外邊都在放鞭炮，媽，您也高興高興。

石霞  
啊，孩子！（抱着他哭）

江峯  
媽，勝利了，爸爸一定會回來的。

石 霞 是的，會回來的吧。那樣你又有爸爸了，沒爸爸的孩子多苦啊！

（母子相抱而哭）

【石忽咳嗽】

【大家興奮地笑着進來】

江 峯 （有所見）哎呀，媽，你又吐血了，媽！

石 霞 峯兒！

江孟羣 峯兒，扶你媽媽進去，躺着休息！

【江峯扶石霞進去】

江老太 尙華，你快去請蘇醫生給石霞來看看。（自己入內去）

江尙華 她太興奮了！

江尙善 大家鬧着回家團圓的時候，嫂嫂想起大哥怎麼不要難受？

馬 櫻 去，去，尙善，我們去勸勸石霞。（拉尙善入內）

【鄭淑抱孩子也進去了】

方學思 稿子？我的稿子？（從地上找到拾起）

秦正律 現在可不要怕它會遺失了！

方學思 只要到了上海就好了。一到上海我統統印出來！我想再也不會有什麼麻煩了！以前一會兒這本禁止出版，一會兒那篇文章被「挖心」，「腰斬」，想起來真像做了一個惡夢。而且以現在在後方銷三千本的比例，復員以後，全國各地還不一銷就是幾十萬本。

秦正律 當然，總有一天中國要赶上美國和蘇聯的。

上官文 不成問題，到了上海，我預備專門做文化工作，凡是諸位的事我都無條件地替你們服務。老伍，你以後也不必再整天為劇團借債過比期了。

伍實甫 那還用說，實在這幾年腦筋也傷夠了。到了上海我一定在大光明之類的頭等園子演戲給你們看。

方學思 其實也不在乎頭等園子，只要普及就夠了。聽說在上海的話劇和  
地方劇這幾年都很發達。

秦正律 我們的音樂運動一定也會有飛速的發展。我要完成一個抗戰交響  
曲，到上海開一個大演奏會。

上官文 所有關於音樂，戲劇，文藝，電影，一切的一切，我有一個非常  
偉大的計劃。我想……

方學思 你有什麼大計劃，發表發表看。

秦正律 得了吧，上官和我是同行。

伍實甫 他不會音樂怎麼是你同行？

秦正律 怎麼不是？我會吹薩克索芬，他會吹大礮。

上官文 噓！吹大礮？告訴你，我的計劃是百分之二百有現實性，我一定  
讓作家的作品都能自由出版，劇團都能自由演出，不愁園子，不  
愁演出費，不愁開不出伙倉。讓畫家音樂家自由開展覽會、演奏

會，讓電影事業從片子內容到技術都趕上美國水準。

伍實甫 好，我們擁護上官先生！

方學思 我們擁護大礮！

秦正律 我們大家唱：

哈哈，敵人投降了

哈哈，我們勝利了，

千磨百難爭自由，

於今自由臨到了。

人可自由唱，

鳥可自由叫。

演戲不愁沒園子，

出書不愁沒人要。

朝朝畫苑賞丹青，

夜夜高樓觀舞蹈。

生活一年勝一年，

月樣圓，花樣好，

不是我們吹大礮？

伍實甫

（拍拍上官文）不是我們吹大礮？哈哈，哈哈。

【大家大笑】

秦正律

孟老，您怎麼不響？平常您也愛唱歌的。現在正是杜工部說的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的時候，您也唱一個吧。

江孟羣

（慢慢地）是的，「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大家悶

了這樣久，今天也應該發洩發洩。可是諸位，不知什麼緣故，我總覺得有點高興不起來。我太太說的，這勝利有點太突然了，問題似乎還很多。日本帝國主義比納粹德國還要頑強，比希特勒還要狡猾，他沒有等戰爭打到他本土，他就投降了。細看今天的報

紙，我們同盟國對日態度已經開始不一致，……這中間似乎還有好大的隱憂在等待我們。勝利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可是我們也不能太天真，不能讓勝利冲昏了頭腦，對明天存太大的幻想。不錯，我們總算贏得了戰爭！可是更重要的是贏得真正的和平！我疑心從現在到真正和平，到我們可以安心放歌縱酒的日子怕還有一段路程。中國是苦難的。我不知道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能不能等到這個日子。

秦正律 孟老，您想得太遠了，至少今夜我們雖然聽得放空襲警報，我們可不必躲防空洞了。

伍實甫 不，孟老顧慮的一點不錯。

邢益知 （與冲冲進來）孟老，上海夏景蘇的地址，您還記得嗎？

江孟羣 記得，記得。我怎麼會忘了他們呢？

邢益知 那末，我起草了一封信寄給他，請他代我們慰問所有在淪陷區堅

持崗位，不跟日寇漢奸合作的文化工作同志。請您和大家簽名。

江孟羣

（接過略看）好。（他簽了名交給秦伍）你們幾位都請簽名吧。

（交過去，發現另一頁）這一份呢？

邢益知

哦，那不必，那是我個人給景蘇的。學校得搬回上海去。聽說現在找房子很難，託他替我設法的。

江孟羣

哦。可是景蘇能有辦法嗎？

——幕





## 第二幕

### 第一場

時：

勝利幾個月之後。

地：

宜昌附近。

景：

公路附近的一個農家。

啓幕時台上無人，須臾，陸友諒與徐牧野從通公路的小徑上走過來。

陸友諒 這不是一份人家麼？

徐牧野 啊，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人家。

陸友諒 喊大家到這兒休息一下吧。車子一時難得修好。

徐牧野 (喊) 喂，諸位！請到這兒休息一下吧！我們這兒找着了人家了。

陸友諒 咦？門是關着的。

徐牧野 不知裏面有人沒有。

陸友諒 敲敲看。

【兩人打門】

陸友諒 請開門！

【門開·出現一農婦】

農婦 (湖北鄉下的口音) 那個？

陸友諒 我！

農婦 麼子事？

陸友諒 我們走路過此地，車子拋了錨，想問你討口水吃。

農婦 對不住，沒得水。

徐牧野 我們給你錢。

農婦 那個要你的錢？

【說完將門關上】

徐牧野 這鄉下人太壞了。

陸友諒 看樣子這釘子是確定了。

徐牧野 媽媽的，她就不知我們是同情他們的。

陸友諒 哈哈，受了這個刺激，那你今後該不再同情他們了吧？

徐牧野 實在氣死人嘛。（學嘴）「沒得水，那個要你的錢？」

【伍實甫，方學思，馬櫻上】

伍實甫 還是你們兩位本事大，一來就找到了一份人家。打好了關係了

吧？

方學思 這簡直跟沙漠裏發現泉水一樣的偉大。

徐牧野 別挖苦我們了。我們發現了等於沒有發現。

馬 櫻 這是怎麼回事？

徐牧野 剛才我們敲這家的門想討口水喝，那知出來一個賣牛肉的女人。

馬 櫻 牛肉也好啊。我們實在餓得不得了。

陸友諒 不是賣牛肉的，是賣煮蠶豆的。

伍實甫 煮蠶豆也成。

陸友諒 別逗眼了。老徐去敲門，出來一個女人，問：「麼子事？」老徐

說：「討口水吃」。她說「沒得水」，老徐說：「我們給錢」。

她說：「那個要你的錢」，砰一聲門關上了。這是我們民衆工作的報告。

伍實甫 哈哈。老徐，平日耗子爬秤鈎似的稱在外面吃得開，這趟暴露得

太慘了。

徐牧野 這不是我不行，是這兒老百姓太壞了。以前我也反對人家說湖北人不好，現在才知道真他媽的「天上九頭鳥——」

馬櫻 徐先生，自己態度不好，別罵人。我相信老百姓全是好的。都怪

欺侮他們的人太多了，引起了他們對任何人的反感是真的。

徐牧野 馬櫻，別吹了，你才做過幾年工作？有本事的就去敲敲門。

馬櫻 好，我來！

【她上去敲門，大家好奇地等着反應】

馬櫻 大嫂子！大嫂子！

農婦 那一個？

馬櫻 是我，大嫂子。

【農婦開出門】

馬櫻 您好，大嫂子。

農婦 不敢當。小姐有什麼事？

馬櫻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農婦 什麼？

【馬跑近農婦，跟他耳語了一句】

農婦 好，好，好，請進來，不過地方不大乾淨。

馬櫻 打攪呀！

陸友諒 （在一旁）馬櫻真有辦法。

徐牧野 走，咱們一同進去歇一歇。

馬櫻 你們進來幹嗎？

徐牧野 哦，對不起！

【馬櫻偕農婦入內，馬碰一聲將門關上】

陸友諒 又碰了一個釘子。

徐牧野 倒霉！

伍實甫 要講到真真的接近民衆，與老百姓打成一片，馬櫻的本事最大，到底是受了多少年演劇隊的訓練。有辦法！

方學思 不過她們女人們的事情容易商量。

伍實甫 這我不同意，換一副摩登大小姐的架子跟剛才那位鄉下女人去商量商量看，才不理睬你呢！

陸友諒 到了這樣的真真的偏僻的農村，我真有點慚愧。我們也是中國人，而且是號稱屬於進步陣營的，竟這樣對我們的農村生活一無所知。畫家，你是否也有同感。

徐牧野 別說空話了。我口渴死了，水又沒有喝……

伍實甫 我們沿着長江走，倒也不愁沒有水喝。據在西北高原旅行過的說，那兒人家情願給你乾糧而不願給你水喝，因為水的來源實在太不容易了。像新疆那樣，每年要等天山的雪水。女兒嫁人，先問女婿家裏有幾口水缸。



徐牧野 老伍，別說這些了，越說越渴。咳，真是倒霉，吃的東西也沒有賣，車子不知什麼時候可以修好，真把人急死了。這樣的走法，恐怕走一年也到不了上海。

陸友諒 我要是不把報館裏分配給我的船票讓掉，恐怕早就和江老他們到了上海了。

伍實甫 那你是爲了江小姐啊。有什麼話說。

方學思 這就叫偉大的愛情，愛情的偉大。

陸友諒 那麼你呢？把你親戚答應給你的飛機位子犧牲了，一定要跟我們吃苦坐車，這是什麼力量！

伍實甫 那是爲了情願與馬小姐同甘共苦。

陸友諒 可不是！

伍實甫 你們都是彼此彼此。

【邢益知、秦正律和鄭淑抱着孩子過來】

秦正律 啊，你們在這里，好難找啊！

伍實甫 來，來，來。這兒歇一歇。我這塊石頭讓你們坐。

秦正律 邢先生，你坐。

邢益知 不，你太太抱着孩子，應當讓她坐。

鄭 淑 不，邢先生你坐！

邢益知 不，今天是幼小者第一。

【鄭淑抱着孩子坐下】

伍實甫 秦兄，你來得正好。

秦正律 怎麼？

伍實甫 請你唱個歌。

秦正律 唱歌？

伍實甫 對，唱個歌。

秦正律 開什麼玩笑，現在那有這心情？

伍實甫 不，你今天應當聽我導演。

秦正律 什麼意思！

伍實甫 不管，我教你唱你就得唱。聽導演的話不會錯的。

邢益知 這樣的時候單發愁是沒有用的，唱歌可以增加我們的勇氣。所以我和孟老都歡喜唱歌。

伍實甫 你看，邢老先生也贊成你唱。

秦正律 好。（準備唱）

伍實甫 別忙，可不許唱洋歌。

秦正律 怎麼？

陸友諒 是不是怕學思先生又當成空襲警報，立刻會挾着他的原稿逃走。

秦正律 哈哈，別笑人了。有一天我去聽平劇，且腳在幕後面叫「苦呀」

好長的一聲，我嚇了一跳，也當是放警報呢。（大家笑了）

伍實甫 不，這兒是鄉村，請你唱個鄉下小調。成嗎？

秦正律 好，我試試看。

【他唱起一只鄉下小調】

【呀地一聲，農婦開門出來聽】

伍實甫 大嫂子，請出來聽。

農婦 唷，我當是羅家的俊生哥在唱呢。想不到是你們。

秦正律 唱得好嗎？

農婦 好。

伍實甫 大嫂子，懂嗎？

農婦 （搖頭）你們唱外國歌我們鄉下人怎麼會懂？

徐牧野 真倒霉。大嫂子，這位先生唱的是中國小調，不是洋歌。

農婦 你們騙我。我們當家的以前是唱花鼓戲的。他唱的我句句都懂，

這位先生唱的我一句也不懂，怎麼不是洋歌？

徐牧野 瞧，她就是這麼一個標準的死硬派。

邢益知 不，這不能怪她，還是怪我們不夠通俗化。秦先生唱的雖是中國小調，可是唱法是西洋的，她們怎麼不當洋歌聽？

伍實甫 邢先生說的對。

鄭 淑 大嫂子，你當家的呢？在家嗎？

農 婦 再莫提我的當家的啦！

鄭 淑 怎麼啦？

農 婦 拉壯丁拉走了。你家看，家裏細人子兩三個，還有一個爹爹。靠

那個養活？

邢益知 咳，老百姓真太苦了。

農 婦 你們這幾位先生是那裏的？

伍實甫 我們都是腳底下的人，因為日本鬼子來了才逃到四川，於今鬼子投降了，又回到腳底下去。

農 婦 啊，怪不得，頂和氣的，你們不曉得，前幾天汽車路上也過來了

好一些客人，兇神惡煞似的要我燒茶倒水，臨走還罵了我一頓。說我們是「東洋人手下的順民」，其實，我們才不做順民呢。東洋人來了，我們一家子逃到山裏，早些時候才回來的。一回來他就給拉走了。早曉得這樣子還不如不回來。

邢益知 荒唐，荒唐！

陸友諒 哦，難怪剛才我們來敲門要一口茶吃，你連忙把門關上。

農 婦 真對不起，剛才我不曉得你們是好人。我當你們也是不講道理的。（他們面面相覷）

農 婦 你們請坐一會，我去替你們燒茶。

徐牧野 不敢當。

【農婦入】

邢益知 你瞧，要真正理解老百姓也不是很容易的。要深入民間才知道民間的痛苦。

伍實甫（拍拍秦正律）怎麼樣，剛才聽我導演的話沒有錯吧！現在有茶

喝了。

徐牧野 最妙是老秦特意貢獻她一支中國小調，而她偏咬定是洋歌。這真

叫老秦啼笑皆非。

秦正律 這對我是個好大的教訓。

【農婦與馬櫻搶着端凳子出來】

農婦 我來，我來！

馬櫻 我來！

農婦 小姐，不敢當。

馬櫻 別叫我小姐。

農婦 哦，太太。讓我來。

馬櫻 不，我也不是太太，我還沒有出嫁哩，我姓馬，叫馬櫻。

農婦 哦，馬小姐。

馬櫻 瞧，你又來了。

農婦 不這麼叫又叫什麼呢？哦，（對邢）這位老先生請坐。

邢益知 真是太打攪了。

農婦 那裏，請坐。不是打仗，請也請不到。我馬上去燒茶。

馬櫻 我幫你去燒。

【她倆入屋】

秦正律 咦？奇怪，她怎麼一聲不響的在人家屋子裏了。

鄭淑 她本事不小。

伍實甫 她畢竟在人民中間混了這麼久。

邢益知 馬櫻真不錯。學思兄，得努力趕上去才成。

方學思 老夫子也跟我開玩笑。

邢益知 可不是真的嗎？

陸友諒 現在學思兄可也不能再像在桂林那樣老喊着「原稿是我唯一的愛



人」了。

邢益知 當然文學也不能放棄。

陸友諒 真沒想到馬櫻會愛上一個書呆子，一個有點神經病的人。

伍實甫 馬櫻學過看護的，她歡喜有點病的男子。

方學思 別開玩笑了，我去看看車子修好了沒有。

徐牧野 早着呢？剛才被過去的那輛軍車撞得不輕，要不是司機讓得快一點，咱們的性命都沒有了。

方學思 不，我得去看看去，車上還有行李。

【方跑下】

鄭淑 咱們路上已經走了二十五天了。

秦正律 這樣走法再走一個月都說不定到不到得了漢口。

【天上飛機聲】

【方走了幾步停下來聽飛機聲】

伍實甫 老方，你別弄錯，沒有放警報，不是敵機，放心好了。

秦正律 (仰天望着，羨慕地) 這想必是我們接收大員帶了大批法幣到江南去安民去的。「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原來就應在這裏。可見古人說話句句有道理的。

伍實甫 老方怕什麼，飛機不會擲炸彈的。

方學思 不，我怕這些發勝利財的金條帶得太多了，會掉下一根半根來打中我的腦袋。

伍實甫 得了吧，金條會打到你腦袋上來？你有那麼大的福氣？

秦正律 哈哈，一個人倘使真給金條打中了腦袋，也算死得值得了。

方學思 哼，不開眼。(下)

【徐牧野即興地畫起畫來】

陸友諒 有二十幾天沒有看報了，真是比什麼都難受。

伍實甫 一點消息都不知道，邢先生，你看最近的局勢會有什麼新發展？

邢益知 這局勢的發展很不容許我們樂觀。

陸友諒 您從什麼地方看出呢？

邢益知 這不比看報還明白嗎？一面是餓殍兵災隨地有，一面是黃金美鈔滿天飛。

陸友諒 是的。拿這幾天在路上接觸的現實也很夠我們警惕的。我已經沒有剛剛勝利時那樣興奮了。

伍實甫 我們這次出來雖然吃了點苦，可是在了解中國現實上，還是有收獲的。

陸友諒 的確如此。

【徐牧野畫好一張畫貼到門上】

【馬和農婦用粗碗倒茶出】

邢益知 真謝謝你了。

農婦 不用客氣，我們鄉下祇有這樣的粗茶，不知你們吃不吃得來？

邢益知 有茶葉還了得。其實祇要有白開水也就很滿足了！

伍實甫 （一面接茶）這叫「渴者易爲飲」。謝謝

農 婦 （看見門上的畫）咦？這是那兒來的？

伍實甫 是這位徐先生給你畫的。

徐牧野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希望這張東西一貼出去，小鬼們不敢再來找你麻煩。

農 婦 謝謝！啊呀，我一直想買一張都無處買。這個人手那麼招着幹什麼的？

邢益知 那是要你當家的早日平安回來。

農 婦 謝謝，托老先生的福。請用茶。

【大家喝茶】

伍實甫 大嫂子，你們這兒一帶還太平嗎？

農 婦 太平？啊，別提了。

鄭 淑 怎麼？

農 婦 強盜三日兩頭出沒的。實在這幾年也過得太苦了。

鄭 淑 真的？

農 婦 可不是嗎？昨天傍晚就在前面不遠一輛車子被搶了。

伍實甫 有這樣的事？

鄭 淑 是什麼樣的車子知道嗎？

農 婦 大概也是普通汽車？

伍實甫 被搶的是些什麼人？

農 婦 不大清楚。

伍實甫 說不定……會不會就是我們前面那部車子。

徐牧野 說不定。

秦正律 怎麼被搶的，曉不曉得？

農 婦 不太清楚，聽說是強盜先在路卜挖了洞，車子過去就翻了身，後

來再搶，聽說客人的衣服都剝光，怕死了，我連走近去看都不敢看。

伍實甫 車子翻在什麼地方？

農 婦 就前面不遠的那個山溝裏。

伍實甫 我們去看看怎麼樣？

徐牧野 好。

秦正律 我也去！

邢益知 就回來！

伍實甫 知道。

【徐，伍，秦三人下】

農 婦 哦，先生，你們也是坐汽車來的！

邢益知 是呀！拋了錨了。

農 婦 機器壞了？

邢益知 哪里！是被人家的車子撞壞了的。

農 婦 又是（低聲）那鐵壳子車撞的？

【方學思奔回】

方學思 諸位，諸位！

陸友諒 什麼事呀，大驚小怪的。

方學思 江老先生他們來了！

鄭 淑 江老先生？別騙人了，江先生坐船的，火輪船會跑上岸來？

方學思 真是太奇怪太巧了。

【果然，江孟羣，江老太太，石霞，江峯，江尙華，江尙善拖着

行李上】

陸友諒 咦？真的！

邢益知 孟老，怎麼會在這裏碰到你們。

江老太太 哦，益知，太想不到，太想不到。

方學思 快坐下來歇歇！

陸友諒 尙善，快歇一會兒，我這兒讓你坐。

江尙善 我不坐。

陸友諒 怕把大衣弄髒是不是？

江尙善 這是什麼時候，還說笑話。

陸友諒 不要緊，我有手帕。（把手帕舖在石頭上）

江尙善 謝謝。（她笑笑坐下）

鄭 淑 老太太這兒坐。

陸友諒 （對江尙善）我剛才還在跟老徐談，想必你們早已到了上海了，怎麼這兒碰到你們？……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

江尙善 唉，說起來話長呢！

鄭 淑 到底怎麼回事呀！

江尙善 上個月你們不是送我們上船的嗎？



陸友諒 是呀！

江尚善 船到了夔門擱了兩天淺，在二峽幾次差一點兒沒翻船，好不容易出了險過了三峽，這船又臨時成了差船。把我們這些乘客統統趕下來。說是另外要派船來載我們的，可是一天也不來，兩天也不來，我們實在等不及了。眼看着吃的東西快沒有了，身邊錢也快光了，聽說這邊有公路，我們祇好到公路上來想辦法，我們六個人整整走了三天才算碰到了你們……

石 霞 （泣不成聲）……

江老太 石霞，別難過了，現在我們總算碰到了熟人了。

馬 櫻 （問方）你怎麼會找着他們的？

江尚善 在公路上我們已經走了一天一夜了。

陸友諒 沒有碰到一輛車子。

江尚善 碰到的都是軍車，昨天傍晚才碰到了一部商車，而且車上相當

空，爸爸跟車上的那個商人再三商量，那個商人定規不肯。爸爸不得已拿出名片，這個商人大不看報，不知道我爸爸。但是走掉這機會又不知什麼時候再攔到商車。我着急，也幫着去交涉，這下那商人倒答應了。

馬 櫻 因為什麼，你的面子倒比你爸爸大？

江尚善 因為他說他看過我的戲。

伍實甫 這麼說，還是我們幹戲的佔便宜了。

江尚善 也沒有什麼便宜，他是想佔我的便宜，他祇肯帶我一個走。

馬 櫻 得了，別說了，別說了。

江尚善 好容易剛才走到那邊公路上碰到他，說你們都在這裏，我們真是高興極了！你知道我們身邊的錢已經用完了，脚也走起泡，行李也快丟光了。

陸友諒 我猜大概你的行李最先去完。

江尚善 是的，我實在拿不動。

陸友諒 總算身上這件新大衣不捨得去。

江尚善 還新大衣哩。這幾天，又墊坐，又當被子蓋，都糟蹋成這樣子了。（很珍惜地撫摸她的大衣）

伍實甫 孟老這趟可吃苦了。

江孟羣 不過還好，要不是這幾年老練太極拳，就死在路上了。

江老太 你看，你又是死啊，活的。其實，其實死了倒乾淨……（她哭起來）

江孟羣 別難過，說說有什麼關係，我沒有死啊。在中國，生命本來不大值錢的。這幾天我更感到一個人的死實在太容易了。昨天正午過一條小河的時候剛走在橋當中，我忽然眼睛發暈，覺得橋也跟水一道流着，我心裏慌了。要不是尚善趕來扶住我，還不掉在河裏去了。

江尙善（走來抱着他）爸爸。

伍實甫 孟老果然康健，畢竟上年紀了。

陸友諒 像孟老這樣的人瑞，國家不能好好愛護他，讓他在勝利之後還吃這樣的苦，實在是不應該的。

江孟羣 說不上。記得在勝利那天我對諸位朋友說過的，誰叫我們生在苦難的中國，抗戰雖然勝利了，問題還很多，真正達到和平民主，恐怕還得準備吃幾年苦。現在不過是戰後的第一課吧！

江 峯 邢老師，你們這一路上也吃了不少的苦了吧！

邢益知 大家都一樣。我畢竟比孟老年輕，再說，在重慶的時候，我也跟你爸爸學過一陣子太極拳。

江孟羣 哈哈？

馬 櫻 看你們的樣子一路上有好久沒有吃東西了吧。

江 峯 昨天下午到今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

馬 櫻 大嫂子，吃的東西有沒有？

農 婦 吃的東西？

馬 櫻 是的，隨便什麼吃的都可以。

江 峯 問你要一點或者買一點。

農 婦 啊呀，吃的東西我家裏可一點兒也沒有。

江 尚 善 有雞蛋沒有？

農 婦 雞蛋？養了一個母雞也給他們捉去吃了，那來雞蛋？

江 峯 附近有地方買沒有？

農 婦 要出十幾里才有賣東西的。

江 尚 善 我看我們要準備挨餓到明天才有東西吃。

農 婦 哦，有幾個山薯，你們可吃得來？

江 尚 善 山薯？有山薯還說什麼？那太好了。

農 婦 馬小姐你進來。

【馬櫻進去了，尙善跟進去】

馬櫻

（拏了好幾個山薯出來）山薯不多，每人分一個。（伍等來接）不，你們吃過飯的不給。江老，老伯母，石霞，阿峯，尙華，鄭先生，喂，阿峯，慢一點，你得剝皮吃啊。

江峯

不，來不及。

江孟羣

哈哈。真是饑者易爲食。這下可更得愛中國這塊土和種地的老百姓了。沒有這塊土，這些老百姓，我們都得餓死的。

江峯

我們在學校裏也種地的。我種的西紅柿都長出來了，您又要我走。

江尙善

（出來）媽，您慢一點吃。瞧。（替她搥背）

江尙華

（一邊啃着山薯）看我們的樣子真是一羣勝利難民。

陸友諒

所以叫「慘勝」嘛。

邢益知

孟老，你口袋裏的報紙，是什麼時候的。

江孟羣 三天前經過一個小縣城裏買的。

邢益知 讓我看看。

陸友諒 我也看一張。

邢益知 (讀標題)「台兒莊大戰」，不，這是六年前的舊報嘛。

江孟羣 我起初看標題也當是舊報，仔細一看，纔知道硬是現在的事。中國的歷史時常是重複的。

邢益知 真的？(興奮地看下去，陸等也貪慾地擠在後面看)

【伍，陸，秦三人抬着一個受着重傷，衣服被剝得精光的孩子上】

馬 櫻 啊呀，好怕人呀，這是怎麼會事呀！

伍實甫 我們爬到翻車被捨的溝裏去找到的。

徐牧野 心口還沒有冷，快來給他灌點開水。

馬 櫻 (灌水)也許還有活的希望。

邢益知 上衣都給剝去了，真可憐，凍得這樣子。誰有衣服沒有？借一件

給他穿穿。

江尙善 有。(脫下大衣)給他蓋上吧。

秦正律 咦，尙善，江老先生！你們怎麼也來了？

江尙善 想不到吧！

江尙華 這叫倒霉的人大家總是分不開的。

【司機上】

司機 (用上海國語) 諸位客人準備。

馬 櫻 怎麼？車子修好啦？

司機 修了半天總算運氣，好走了，讓我歇一歇喝口茶，馬上就走。

馬 櫻 茶這兒有，請請請！

【司機坐下牛飲】

邢益知 司機先生，我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司機 啥事體，講！



邢益知 我們這裏又有幾個人想跟我們同車。

司機 幾個人？

江尙善 六個。

司機 六個？不可以。

江尙華 怎麼不可以？

伍實甫 大家擠一擠好了。

司機 不是的，黃魚帶得太多了，路上查出來要罰的。

馬 櫻 查出了我們另外給錢。

江尙善 大家都是出門人，幫幫忙吧！

司機 好，那麼……那麼算五萬塊錢一個人好了。

伍實甫 五萬塊錢一個？

秦正律 還有這一位還有希望救活的小同胞也請帶他走吧，帶到縣城有醫

院的地方一定可以救活的。

邢益知 對了，應該儘我們的力帶他走。

司機 那麼一共七個人。

江孟羣 七個人一共是……

江尙菁 五七三十五萬。

江孟羣 我身邊還有不到拾萬塊錢。

邢益知 我身邊可以湊出五萬。

陸友諒 我也有五萬。

鄭 淑 我們身邊沒有錢了。

徐牧野 我祇有一萬塊錢。

馬 櫻 伍先生，我們還有多少錢？

伍實甫 我們祇剩幾千塊錢了。

邢益知 那麼湊起來還不夠。

伍實甫 司機先生能不能少一點？

司機 我已經很幫忙了，照道理車子過重不能帶的。

江尚菁 那怎麼辦呢？

邢益知 算六個人的錢，這位受傷的小弟兄請你做做好事好不好。

司機 我看還是我們歸我們走吧，回頭車子太重了拋錨，或者被查出了

反倒討厭，弄得大家走不成。（他起身進門）

方學思 唉，那麼我們祇有對不住這位苦難的孩子了。

鄭淑（突然地）不，我孩子的衣服裏還縫得有十萬塊錢，這是一個親

戚託我帶的，假如到了上海我們能把這筆錢還出來……

江孟羣 好，這筆錢到上海由我一個人負責好了。現在先借出來用了。

伍實甫 那麼現在問題解決了，大家湊一下，把錢交給我。老陸，你拿出

來。

陸友諒 拿罷。（一面拿錢）我氣的是，拿了錢還要當面叫你「黃魚」。好

好的人爲什麼要做魚呢？

伍實甫 誰叫你坐人家的車？要坐車就得規規矩矩做黃魚。別說我們了，連江老，邢老這些「國寶」，在司機先生的眼睛裏都是「黃魚」。  
老徐拿出來。

徐牧野 讓我做一次「白魚」好不好。我就剩這一萬元了。

伍實甫 別說廢話。（徐交錢）

【衆數錢】

馬 櫻 大嫂子，你屋裏有掃把沒有？

農 婦 有。

馬 櫻 借我用一下。

農 婦 幹嗎？

馬 櫻 有點用場。

【馬櫻入室在門後拿出掃把，掃地】

農 婦 大小姐，你怎麼掃起地來了。

馬 櫻 我們要走了，這兒給你弄得亂糟糟的。

農 婦 不要緊，我來掃。

馬 櫻 不管，我來。

農 婦 啊呀。真沒有看見過像你們這樣客氣的人。

伍實甫 大嫂子，這五千塊錢給你。

農 婦 這又是幹嗎呀？

伍實甫 小意思。

農 婦 粗茶白開水還要錢嗎？

江尚善 你那幾個紅薯真救了我們。

農 婦 那值得什麼？

馬 櫻 不，這是我們的意思。

農 婦 你們路上要用。

馬 櫻 我們到了漢口，就有辦法的。你當家的不在，全家靠你一人苦

撐，你不要，我們過意不去。給你牀上害病的小寶寶買糖吃。

農婦 好，那就謝謝了。真是不必的。

伍實甫（交錢給司機）一共三十五萬，你拿着。

司機 好，那麼大家請起身吧！

方學思 你們看！

徐牧野 怎麼？

方學思 他斷氣了，這無辜的小生命！（他把小孩放下）

馬櫻 真的？（大家圍籠來）

陸友諒（悲憤地）讓他去了，許少吃一點苦，活着做中國人真是——

江孟羣 這小孩看去纔七八歲，可以說生下來就逃難。他的父母該不知爲

他吃了多少苦。好不容易直到今天他一家人會有這樣結果，死者有

知真是夠傷心的。我們應該對這死去的小生命發誓，我們這代不

必說了，誰也別打享福的主意，大家拿出良心來替下一代爭取一

個較好的活得下去的環境吧。（他率先舉手默禱，大家跟着做）

徐牧野  
大嫂子，借一把鋤頭。（婦人給他）

【秦等將死者抬向樹林】

秦正律  
（取下大衣交還尙菁）咳，這孩子真是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  
去，太慘了。（抬走）

江尙菁  
等一等！

【她勇敢地把她心愛的大衣，追過去蓋在死者身上】

江尙菁  
無名的小弟弟，接受姐姐這點禮物，你靜靜地睡去吧！

【衆默然暗泣】

伍實甫  
（對司機）好了，人也死了，你也不用再爭這五萬塊錢了。

【司機低頭將五萬元退還給伍】

伍實甫  
（大聲對秦等）我們到車上等。

【大家一聲不響地向公路走去】

【農婦看得呆若木鷄，但總覺有些依依不捨】

馬櫻（低聲）大嫂子，再見。

農婦再見。馬小姐，什麼時候再來？我會想你的。（她緊執其手盈盈欲淚）

馬櫻我也一樣。你保重。

【衆站立】

【農婦急奔入室，手中拿了幾個山薯，又出來】

農婦還有幾個山薯。都送給你們吧。

【江尚菁接過，向她表示謝謝】

【衆下】

農婦（獨自若有所失）他們都是有良心的，爲什麼也過得這樣苦。

【遠遠汽車喇叭聲】

——幕



## 第二場

時：

約莫一個月以後。

地：

漢口

景：

江邊一家旅館，一間很大的房間裏：傢具少到無可再少，只剩一張大床，一張方桌和兩三張凳子，所有的空間都用來打地舖。而此刻，有若干地舖已捲起來。——否則是連走路的地方都成問題的。這唯一的床，是讓給江老太和石霞睡的，至於江老先生，他是寧願和年青人一起打地舖的。

江老太太在床上打午覺。她身旁原來睡着的石霞，却跑到

面江的窗前遠眺沉思。江漢關的大鐘在敲打着。

江老太

（被鐘聲鬧醒了）幾點鐘了？（翻身來未見石霞）石霞——（在窗前搜尋到她）石霞，幾點鐘了？

【石霞還是沒有聽見】

江老太

（注視她，明白了，輕步下床，拖她回來）石霞，你怎麼起來了？是不是我擠得你不好睡？

石霞

（強笑）那裏？媽媽，你睡罷，我不想睡。

江老太

不想睡也得睡呀！醫生要你整天躺着哩！——這種病沒有什麼，多躺了就會好起來的！——去，躺下來！

石霞

不，躺多了，到晚上更睡不着。半夜裏咳嗽嗽的，又吵得大家都

都不安。（咳）

江老太

不要你睡呀，躺一躺。

石、霞（戀着窗外什麼似的）不，媽，這兒空氣好些，讓我在這兒透透

氣。

江老太（懷疑地看看窗外）你又在想——？

石、霞（忍住）沒有，媽。

江老太 昨天我聽峯兒說，他爸爸和你分手的時候……

石、霞 ……就在那個碼頭上……

江老太（默默地看着，不禁也傷心起來）……唔……

石、霞（她轉而扶了老太太回到床邊去，半日語地）……勝利了，……

勝利的結果就是……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碼頭上！滿眼的  
還都是鬼子兵……

江老太（企圖岔開話頭）……哦，他們都到哪兒去了？

石、霞 爸爸他今兒個想起了一個學生，據說是在此地當什麼局長，很有  
點權，找他想辦法去了。

江老太 一個學生？誰？

石 霞 在北大時候的學生。——我看也不見得有什麼辦法。——到了漢口一個月了，他不見得不知道。

江老太 既是他的學生，他自己去也許有點辦法。

石 霞 最好有辦法，萬一不行，住下來也好，我倒是願意死在漢口……

江老太 （制止）石霞！你……

石 霞 （無語）……

江老太 （安慰地）不要老說些喪氣話。船總會有的，漢口離上海那麼近了，回到上海總有辦法的！昨天夏景蘇先生不是有信來，希望大家早點回上海麼？

石 霞 可是漢口這一關就這末難過！咱們待了一個月了！再拖上半個月，我想我是回不到上海了！……

江老太 噯，石霞，你怎末老是胡思亂想呢？船總會有的！

石 霞 船滿江都是，媽，就是不運我們。

【徐牧野挾着畫板上】

徐牧野 哦，就你們兩位在家？

江老太 哦，徐先生回來了。

徐牧野 回來了。

江老太 （側目）徐先生可有了什麼成績沒有？

徐牧野 （苦笑）有。畫了一幅速寫，您瞧，這船上的日本兵多神氣！人家有大洋船送回家；可是江邊的難民，鬼都不管！我真有點糊塗，到底是：我們打了勝仗呢？還是他們日本人打了勝仗？

江老太 徐先生，孟羣回來沒有？聽說他去找一個什麼學生？

徐牧野 哦，是的。聽說他去找那個姓顏的叫顏述之的什麼局長去了。

江老太 （拚命岔開）哦，邢先生他們呢？

徐牧野 邢先生也找朋友去了。咱們今天是全體總動員，各人找各人的朋

友。

石 霞 徐先生，您找了些什麼朋友呢？

徐牧野 在武漢我一個人也不認識，我認識的是龜山，蛇山，黃鶴樓，這幾天我都找了。

石 霞 得了吧，你還有心思說笑話。

【秦正律抱着孩子進來了】

徐牧野 ……哦，老秦在家？今天你算是代理內務部長。怎麼？太太沒有回來？

秦正律 （拖長地）沒有！——我現在不是代理內務部長，倒是做了音樂院長了！（舉手中所抱的孩子）她整天整夜的練嗓子，將來大概是個女高音。

江老太 睡着了？

秦正律 她叫到聲嘶力竭，再也叫不動了，便自己睡着了。（放下孩子）

江老先生還沒回來？

江老太 沒有呀。說是去找一個學生去了。

秦正律 是呀！聽說在此地當什麼局長，大概今兒總有辦法了罷？

徐牧野 大概一定會有個辦法了，江老先生從不願意去找這位「得意門生」。現在既然給了他這麼大的面子，他怎麼能不幫幫忙？

秦正律 我也是這末想。

徐牧野 不過今兒個可委屈了老先生了。

江老太 只要能找到船，這又算什麼？這是大家的事。——石霞，你去躺一會罷。船總會有的。

徐牧野 對，天無絕人之路，總會有辦法的。

【石霞隨江老太走向床去】

【徐坐在窗上又去畫畫了。秦正律摸摸茶壺】

秦正律 茶房！……茶房！……茶房！

徐牧野 老秦，你練嗓子應該到江邊去。

秦正律 (不懂) 你說什麼？

徐牧野 不是練嗓子叫什麼茶房？

秦正律 (生氣地大叫) 茶房！……

【孩子却哭起來了】

徐牧野 好，這一下是兩部合唱了！

秦正律 別哭！別哭！(哄孩子去了) 媽的，茶房都死光了？

徐牧野 老秦，別肝火旺，你這聲音太不音樂的，你叫不動他們的。

【一個茶房突然出現】

秦正律 (再叫) 茶房！

茶房 (不愉快地) 唉，先生，對不起，請別叫，別的客人在睡午覺

哩！

秦正律 (憤然) 拿點開水來！



茶房 好好，請別叫！開水還沒開！（轉身就走）

秦正律 （跳起來）媽的！回來！（孩子又哭了）

徐牧野 （跑過來）得了，老秦！「好漢無錢到處難」啦！我們三天沒付人家房錢了，怎麼不要看人家的臉色？得，你哄孩子，我去，我去。（拿了茶壺出去了）

石霞 （看在眼裏）唉！

江老太 拿奶頭子讓她啣一啣吧。

秦正律 唔。（孩子還在哭）

【鄭淑回來了，沒進門就叫嚷着】

鄭淑 來了，來了！

秦正律 （沒好臉色）來了？你去這麼久辦什麼大事啊？

鄭淑 （也回敬了一下）我找男朋友談戀愛去了！（去撫孩子）

秦正律 （氣憤得無從回答）差不多！

鄭 淑 你放屁！

秦正律 你不要臉！

江老太 秦先生，秦先生！你少說一句！

鄭 淑 我出去借錢怎麼叫不要臉？我是爲了誰？

秦正律 借錢？好題目！曉得你去幹什麼？

江老太 秦先生！秦先生！……

【石霞咳嗽不已】

鄭 淑 說過了，去找人談戀愛去了！

秦正律 那就不不要臉！

【徐牧野捧茶壺奔入】

徐牧野 （制止）老秦！你幹嗎呀？

鄭 淑 （同時）那你是放屁！

徐牧野 （不讓秦再說話）開水來了，來來來，平平你的肝火！——怎

麼，把剛才受茶房的氣都出在太太身上了？

江老太 對了，秦先生剛才受了氣，秦太太，你讓他一句。

鄭 淑 我是受氣包？

徐牧野 秦大嫂，您也別氣，我猜得到，您又是白跑了，錢借到嗎？找到辦法嗎？

鄭 淑 鬼都沒碰着！

徐牧野 如何？——我知道嘛！這個是一肚皮子氣，那個是氣滿了一肚皮！你兩口子碰上了！

秦正律 她！……

徐牧野 （一杯茶堵住他的嘴）得了！你還有什麼說的？我已經替你當了茶房了！——來來，大家都吃點茶！（分送鄭淑及江老太太）窮人氣大，人呀，一處到逆境，就容易生氣，一生氣呀事兒就更糟。抗戰八年，我們該學會了沉着應戰，只要大家心平氣和一

呀，屁大的事都沒有！嫂嫂是不是？，你也喝一杯吧。（給石霞）

石霞 謝謝，徐先生。

【尙菁疾奔而入，稍後，陸友諒入】

【那個茶房也溜進門來，沒人注意他。他聽了聽，馬上退出去】  
媽，媽，我有辦法了！我有辦法了！

秦正律

徐牧野 （同聲）怎麼？有船了？有船了？

鄭淑

江老太 是你爸爸找到了辦法？

江尙菁 （一看那末多人，倒難於啓口了）不，不是的，是友諒想的辦法。

徐牧野 什麼時候有船？

陸友諒 不是弄到船，只弄到一張船票，我想尙菁可以一個人先走。

秦正律 唔……（失望而去）

江尚菁 只有一張票，還是一個報館裏替友諒想的辦法。他說他不走，讓給我。

陸友諒 一張票本來不濟事；可是有一張算一張，如果化整爲零，一個一個地想辦法，也許好辦一點。

江老太 也好。你先到上海把房子預備好，——可是你一個人走，行麼？

江尚菁 行是行，可是到了上海，我簡直沒有一件可穿的衣服。

陸友諒 到上海再做好了，上海物價便宜得多。

江尚菁 （遲疑）嗯！……

【茶房突入】

茶房甲 （沒有對任何一個人）喂，你 那一位管賬？

秦正律 （睜大下眼）做什麼？

徐牧野 （知道不對，迎上去）唔，有什麼事？

茶房甲 (示以賬單)請把旅館賬付一付。

秦正律 付賬？

徐牧野 (制止)好，好，請你等一會兒，等我們江老先生回來，就付。

茶房甲 先生，對不起，你們人多，我們認不清，隨便那一位，付給我們

不就完了。

徐牧野 咦，你不是找我們管賬的麼？江老先生他管賬，等他回來就付。

茶房甲 何必等呢？你們不是有了辦法了嗎？別等錢花完了又付不出。

秦正律 (衝上去)你說什麼廢話？我的錢花不花完你管得着嗎？

茶房甲 什麼？廢話？

秦正律 這樣無禮的傢伙，照我往日的脾氣，我要……

茶房甲 你要怎麼樣？你不付錢，還兇什麼？(捲捲袖子)

徐牧野 你要幹什麼？

秦正律 滾出去！

鄭淑 (跳起阻止) 正律！

茶房甲 嗨嗨，先生，您別着急。您只要付了錢，我馬上滾出去，可是付不出錢來呀！應該滾的可不是我們呀，先生！

秦正律 他媽的，你說什麼！揍你！

徐牧野 (攔住他) 老秦，你別理他，看他們怎麼樣？這個樣子就不給錢。

陸友諒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茶房甲 (無賴) 好，你要打人？你要打人？

茶房乙 (趕來) 怎麼了？怎麼了？

秦正律 怎麼了，你來幫忙打架是不是？

茶房乙 那兒的話！

茶房甲 這人不給錢，還要打人。

徐牧野 誰不給錢。我不過要他等我們江老先生回來。

茶房乙 是那位有鬚子的老先生是不是？

徐牧野 對啊。

茶房乙 （對甲）有才哥，賬房裏要你去一下。

茶房甲 哼！給不出錢，還要打人，看你什麼好漢！（倅倅然下場）

秦正律 （氣憤憤地）老子真要揍你！老早聽說你們漢口這碼頭壞——

茶房乙 先生，這也不怪漢口這碼頭怎麼樣，實在是這時世太艱難了。物

價一天天飛漲，捐稅又一天天加重，偏又有些來頭大的客人，拖欠房錢伙食不給就走了，老闆怎麼賠得起？就不免着急一點。剛才這位夥計是老闊的外甥，日本人在這裏的時候他（低聲）……

因此他老是毛手毛腳地得罪客人。我有時勸他，他也不信。剛才有一位張局長來看老先生，不在，他走了，說回頭再來。他告訴我你們各位都是有名的。要我們好好招呼。我們那伙計得罪了各位，請原諒原諒。



徐牧野 對哪，這不就成了嗎？對老闆說，我們遲得日子遲不了錢。江先生回來一定給的，我們老的病的全有，你們招呼得好一點，回頭多給你們小賬。

茶房乙 是是。（取茶壺）您要沖點茶吧。（將下）

【茶房甲又領一茶房丙上來】

茶房甲 賬房裏說，今天非付不可。

秦正律 今天我們有錢也不付。你把我們怎麼樣？

茶房甲 （無賴）嗨嗨，不給我錢，還要動手打人？

江尚菁 （氣極了）滾出去！滾出去！

【於是雙方一陣亂嚷。秦正律要動手，但被徐牧野和鄭淑給拉住。茶房丙也準備應戰而叫罵。茶房乙拉他一把】

【伍實甫奔上，目狀，便知不妙】

伍實甫 （選擇了一個好地位，大喝一聲）別吵！

【大家被他一下喝止住了】

伍實甫（向茶房甲）做什麼？

茶房甲（幌着賬單）付錢！

伍實甫（站着不動）拿來！（這一下，爭取到主動了）

茶房甲（遲疑地遞過去）好，只要你付錢就行。

伍實甫（接過來，也不看）多少錢？

茶房甲 六萬八千三百五十元。

伍實甫 唔，這點錢？——吵什麼？

茶房甲 沒人付錢呀！我不吵！

茶房丙 他還要打人哩！

伍實甫（氣派十足地呵斥）你們到底誰說話？

茶房甲 好，我來說！（茶房乙把茶房丙拉走了）

伍實甫（手一揮）別說了！我明白！你把賬單拿去，再加一天，算到明

天晚上。我們明天晚上上船，看一共好多！

【方學思與馬櫻同上】

茶房甲 先生，我們是三天一結，您先把這三天付清好了。

伍實甫 （沒有理他，先去接過方學思手裏的大皮色）給我。（向馬櫻）

馬小姐，這兒一共是幾十萬？

馬 櫻 （略一遲疑，馬上會意）嗯，一共是五十八萬五罷？

伍實甫 （看看那沒有走的茶房）一定要馬上就付？遲一分鐘都不行？

茶房甲 （不好回答）嗯……

伍實甫 （將皮包遞給他）你等不及，我就全部交給你。好罷？

茶房甲 這……這倒用不着。

伍實甫 用不着就等一會來，站在這兒幹嗎？（作打開皮包狀）你要點我

的鈔票？

茶房甲 噯，那裏話？好，回頭來！

【茶房甲下】

伍實甫（皮包已經打開，低聲向方學思）你的生命救了我們的生命。  
方學思 怎麼回事？

【大家都啞然一笑】

馬 櫻 我們伍導演今兒自己演戲了！

伍實甫 在重慶的時候，爲了劇團裏塘債，我天天演這類的戲哩！

江尚菁 伍導演！這一幕真精彩！一開頭我就被你唬住了！

【衆大笑】

徐牧野 可是老伍，底下的戲怎麼演？你們找當地的劇團，有了辦法沒有？

伍實甫 有了辦法，剛才倒不必演戲啦！

馬 櫻 當地的兩個劇團倒是挺願意幫忙。可是船票他們實在沒辦法。他們說，所有的劇團來演一次義務戲，可以賣一筆錢送我們

走。

伍實甫 可是有了錢不一定弄到船，而且演一次戲，又不是三天五天就幹得起來，遠水救不得近火。所以這番好意，只好心領了。

江尚善 那停一會兒拿什麼付旅館的賬？

伍實甫 噓！……小姐，低一點。打真的太極拳，那要找江老先生；剛才這一個回合可以搪到晚上；到了晚上大家回來了，再想第二步辦法。——我想，江老先生今天一出馬，一定會有個辦法的，弄船弄錢，起碼有一方面會成功。

江尚善 聽說顏先生從前讀大學的時候，冬天沒有棉衣，凍得要死，爸爸曾經從身上脫下衣服送給他哩！

江老太 哦！我想起來了，你們說的這個顏述之，就是他呀？嗯，孟羣去找他，他怎麼能不幫忙？不說衣裳了，當年在北平，伙食費我都替他交過幾次哩！怎麼？現在他當了什麼局長啦？

石 霞 一當了什麼局長，恐怕情形就兩樣了。

陸友諒 聽說他是走了一位要人的門路，可是能忘舊嗎？古人說：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何況又是恩師。

徐牧野 不過你知道現在人心不古，也很難說了。

【上官文已經出現在門口了，手中提了一個大紙盒，像是久經風塵，已經有點被壓扁了。他一看見衆人，馬上燃放了炮竹似的，就滔滔不絕，只聽見他一個人的聲音了】

上官文 哦！諸位！我可找到了！

【大家都不同地「哦」了一聲】

上官文 （急趨向江老太）老太太，您好嗎？哎呀，您可真辛苦啦！這末大年紀，怎麼受得了呀！——哦，嫂嫂可好罷？別起來，別起來！——哦，尚善，聽說你在路上把那件頂漂亮的大衣，給了一個可憐的小生命去下葬了，是罷？嗨，我讀了那篇旅途通訊，我

真的掉下眼淚來了。我感動得三天不會好睡，我真想馬上飛來看你們呀！——您知道我到漢口來是幹什麼的？

江尚菁

（並不熱烈）我怎麼知道呢？

上官文

好，您馬上就會知道了！——唔，陸先生，您好？這一路上尚菁一家虧您照應了！辛苦！辛苦！

陸友諒

（反攻）嚶，你老兄辛苦了，飛來飛去的，還要來看我們，不當！不當當！

上官文

（哈哈一笑）哎呀，伍導演，怎麼樣？你老兄到處吃得開，一定沒有問題！

伍實甫

吃得開，可就是飛不動；否則我也早到上海撈上一票了！（看他要走過去）唉唉，上官兄，您坐下來好不好？這樣子滿台飛，我這當導演的可控制不住了！

上官文

（還是哈哈一笑）牧野兄，怎麼樣，畫了什麼沒有？——哎呀

呀，秦太太——鄭小姐，您躲在這兒？真是偉大的母性，母性的偉大呀！——唔唔，正律兄呢？——哦，你看我，正律兄在這兒！怎麼樣，作曲了麼，這一路上？我想你一定寫出偉大的樂章來了！哎呀！你看我的眼睛，馬櫻小姐，哦，方先生，你們兩位，嘿嘿。……

伍實甫

（調侃地）上官兄，這一下夠週到了罷？坐下來談談好不好？我問你，這一次到漢口是有何貴幹？

上官文

哦，我是第三次從重慶飛上海啦！

徐牧野

喲！真快！

上官文

是呀！第一次從重慶飛，你們諸位不都還在重慶麼？第二次飛回重慶，聽說你們已經動身了，說是分水陸兩路浩浩蕩蕩走的，可是等我第二次飛到上海，還是沒有看見你們。只讀到了陸先生——友諒兄的一篇旅途通訊，我知道你們還沒到漢口呢。我第三



次飛回重慶的時候，我就中途到漢口歇了一天，專爲着找你們，可是你們還沒到漢口，你們說急不急死人。這次我第三次從重慶飛上海，我說這一次你們一定到漢口了，所以我又中途到漢口下來，這下可找着了！

伍實甫

哎呀，老兄，你慢點好罷！一會重慶，一會漢口，一會上海的，我還沒聽清楚哩！怎麼，老兄這已經是第三次飛上海了？那總該飛出不少成績來了？

上官文

（得意）那裏那裏，我是在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文化企業公司呀！這公司裏包括了出版、新聞、電影、劇戲、音樂、繪畫、各個部門，要請各位多多幫忙哩！

徐牧野

哎呀，這一下你可把我們一個大包袱全給裹住了。

上官文

（哈哈）笑話，笑話，我是專門爲大家服務的人，這一次是大規模地爲大家服務罷了！哈哈。……哦，這一次我特地到漢口，就

是看看有什麼事情可以爲諸位服務服務。(四顧)哎呀，怎麼啦，全體都住在這一間房間裏呀？這怎麼成？這怎麼成？

徐牧野 這怎麼不成？住一間房已經要被茶房趕出去了，還敢住幾間？

上官文 哦，剛才一進門，我聽到諸位在談顏述之顏局長，怎麼，諸位到此地他還不會來照應過？

徐牧野 人家憑什麼來照應？

江尚菁 爸爸今天第一次去找他，還沒回來哩。

上官文 笑話笑話！你們在漢口住了一個月，他會不知道？我去責問他，我去責問他！——這兒有電話不？

伍實甫 賬房間裏有。

上官文 我去打電話給他。(轉身)哦，尚菁小姐，讓我在替大家服務之前，先爲您服一次務。——嗨，當我讀到友諒先生那篇通訊的時候呀，知道您爲了一個可憐的小生命，把自己心愛的大衣都犧牲

了的時候呀，我真感動得流淚了！當時我就去買了一件頂頂漂亮的春大衣，我想，爲了您這種崇高的人類愛，我得把這件大衣呈獻給您！（從盒子裏捧出一件果然漂亮的新式春大衣）我捧着這件大衣，從上海跑到漢口，到重慶兜了一個圈子，又跑到漢口，今天我終於把這件大衣貢獻在您的面前了。（披向尙菁的肩上）

江尙菁

（躲開，眼睛向所有的人掃射着）哦，哦，不！

陸友諒

（眼睛盯住了尙菁不放）……

江老太

哦，上官先生，你爲什麼花錢買這樣貴重東西哩！尙菁她並不愛這些時髦東西的。

江尙菁

是的，我是不愛穿這些漂亮衣裳的，上官先生，您……

上官文

哎呀，老太太，您客氣什麼？尙菁小姐正年輕，應該穿得漂亮一點呀！況且，我的意思，並不是要送她一件衣裳，只是表示我在

感動之後，一種崇高的敬意而已。而且我買來了，也不能退了呀！

江尚菁（退讓）不，不，……

上官文（下不了台）老太太，您給收着，您給收着。

伍實甫 上官兄這份好心倒是應該感謝的，我想我們在路上大家都被土匪搶了一次，他一定每人都送了東西來了。

徐牧野（會意了）噯，一定的，上官兄你送我點什麼呢？

上官文（窘住，馬上又笑起來了）是呀！是呀！我給每位都帶了一點禮品來，在我的旅館裏！馬上就送過來！馬上就送過來——我去打電話，我去打個電話。（欲下）

江尚菁 噯，噯，上官先生！

【青年甲、乙、丙上】

上官文（驚奇）你們找誰？

青年甲（謙恭地）我們來找江老先生，邢老先生，他們沒有在家？

伍實甫 哦哦，你們來了？坐坐坐！（迎過去）

青年乙 伍先生，您在家？江老先生出去了？

伍實甫 馬上就回來，有什麼事？

青年甲 伍先生您忘了？前天我們來過的，今天請諸位先生全體去講演……

伍實甫（恍然）哦！……我想起了，想起了。是的，是的，咳咳，爲了弄船把這件事搞忘了。但是江老先生不會忘記的，請坐請坐。

（但是並無可坐之處）地鋪上坐罷。

上官文 哦，今天歡迎江老先生他們去講演？在什麼地方？

青年甲 在青年會。

上官文 好極了，好極了，我也來，我也來。——我可以來麼？

青年乙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我們專誠奉請，也請來指教我們。

伍實甫 哦，這位上官先生，是文化界的一位紅人，他是什麼都懂，什麼

都幹的文化全才！

青年丙（天真的）那一定請上官先生一起來跟我們講演一次。

上官文 好好，我一定來，——什麼時候？

青年丙 快了，一小時以後。我們此刻就是來迎接諸位先生的。

上官文 好好，我參加，我參加！（下）

徐牧野 哼，什麼都少不了他！

方學思 嚟，自從此公進來以後，我好像連一口氣都沒有透。

秦正律 老伍這一手不錯，否則他還不肯走哩。

伍霄甫（苦笑）不然，我這不過是暫時的退鬼計，他馬上還要來的。要

讓他永遠不來，只有她（暗示尙菁）才有辦法。

陸友諒（聽在耳裏，走向江尙菁）……

江尙菁（看陸一眼，看看大衣）這傢伙真討厭！

陸友諒 爲什麼不還給他？

江尚善（激怒了）我去拖住他？他硬不要臉丟下來，我有什麼辦法？

陸友諒（一氣走開去了）……

江尚善（也一氣走向窗前去了）……

江老太氣什麼呢？回頭還給他就是了。

【伍實甫在和三個青年閑談】

【江峯衝進來了】

江峯 婆婆，媽媽！

江老太 回來啦？你公公呢？

江峯 來了，跟二叔在後面。

【大家都興奮地站起來。問着：「江老先生回來了？」】

【江老先生和江尚華進來了，江老先生滿面怒色】

伍實甫（驚疑地）您回來了？

徐牧野 您見到顏述之沒有？

秦正律（同時）有辦法麼？……

【江孟羣不快地搖頭，未答】

江尙華（向大家搖頭示意）……

伍實甫（向尙華）怎麼？沒會見？

江尙華 真會不見倒也罷了！混賬！不是個東西！

徐牧野 顏述之他怎麼？

江尙華 我和父親，峯兒三個人跑到他屋子裏，一個傳達把，們引到大會

客室坐着。也不說見，也不說不見，一坐坐了兩個多鐘頭，只聽

見顏述之在隔壁房間裏高談闊論，就不見他出來。

秦正律 怎麼他竟然對他先生擺架子？

方學思 他什麼時候才出來？

江尙華 後來出來了一個祕書，說：「局長出去了！」

秦正律 他也學會了當面撒謊？



江尙華 爸爸一氣，轉身就走。可是那個祕書偏要裝死裝活地問有什麼事。爸爸說：「路過，沒有事」。那個祕書說：「凡是局長的朋友親戚路過此地，局長都特別幫忙的」。說着就掏出兩萬塊錢給爸爸，說是「局長送的路費」。你們想想看……

江老太（憤怒已極）混賬東西！他忘了在北平餓得沒飯吃啦？混賬東西！

江孟羣（以手制止她）

秦正律 這小子真是猴兒拉稀——壞了腸子啦。

徐牧野 孟老，您沒罵他？

江尙華 爸爸沒有罵他，拖了我們兩個回頭就走。

江孟羣（搖手）罵他幹什麼呢？這是我錯了！

【大家看着他】

秦正律 怎麼是您錯了？

江孟羣 我早聽得張同叔先生寫信告訴我，說述之這幾年變得厲害。言偽

而辯，要做官不擇手段。他那裏還認得我這個不合時宜的老師？可是我想起北大當時，總未免對他還有那麼一點幻想。以前看見有人駁他的文章，把他責備得很嚴，我總覺得有點太過了，述之壞不至此。我還寫信去，替他辯護，也勸過他。現在才知道我們真太天真了。這是個大時代，一切都變得更尖銳，更無情了。一個人要保持學生時代那一點清明之氣，已經是不容易了。是神歸廟，是鬼歸壇，分得清清楚楚。無所顧惜，而這正是他們成功之道。比起來，我們這樣的人真是太落伍了。（大家默然）

秦正律

可是，難道孟老後悔了？

江孟羣

哈哈。我知道我剛才的話有些語病。我只是說我們不能再有什麼幻想，至於因堅持正義，而冒險犯難，含辛茹苦，那我是九死不悔的！

【大家肅然】

江 峯 可是公公，我們的船到底怎麼辦呢？

江孟羣 好，不談這個了，還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想辦法。

青年甲 （激動地）江老先生，我們很慚愧，我們都是本地人，應該替各位前輩先生盡力，可是在交通工具方面却毫無辦法。

江孟羣 （恍然）哦，你們……

伍實甫 他們是此地幾個青年團體的負責同志，今天本來要開歡迎會，歡迎我們全體去演講的。

青年甲 但是現在江老先生船還沒有辦法，我們覺得來得不是時候。我們想改一天再……

江孟羣 怎麼？改一天？——你們原來不是定今天麼？

青年乙 是今天。

江孟羣 幾點鐘？

青年乙 下午五點。

江孟羣 現在已經四點半了呀！

青年甲 是的。

江孟羣 那末人都到了沒有？

青年甲 此刻都到了。

江孟羣 那怎麼能再改？

青年乙 我們覺得在這時候打攪江老先生和諸位先生是太不應該……

江孟羣 不。那麼對青年人失約更不應該。諸位，我們馬上就去！全體都去！青年人不會對不起我們！走，立刻就走！

伍實甫 好，立刻就去！江老太太也去！

青年甲 那，那太感激了！

江老太 我也去？……那麼石霞……

石霞 不要緊，媽，您去玩一會兒。……

江尚菁 媽，您去罷，我頭痛，我在家陪嫂嫂。

江老太 那也好。

江孟羣 (領頭) 走，走，走。——哎呀，還有邢先生呢？

伍實甫 哦，他還沒回來。

【邢益知應聲而入】

邢益知 回來了，回來了。

江孟羣 哦，正好，正好。走，一起出席歡迎會去。

邢益知 可是我的船接洽好了呀！

衆人 呀？船找到了？什麼船？什麼時候開？是輪船？

邢益知 是木船。直把我們送到南京，船錢，伙食全部免費！——他一個

錢也不肯要！

衆人 (歡呼) 「好！好！好！」，「邢先生真有辦法！」，「我們就坐木

船！」，「總有一天走到家！」，「對！對！對！就坐木船！」。

江孟羣 是誰肯這麼幫忙？

邢益知 一位想不到的江湖朋友。他以前在小莊聽過我的講，後來專做運木頭到江南的生意。

江孟羣 他倒還記得你這位老師，什麼時候上船？

邢益知 此刻最好不要出去了，——今天夜裏開船。

江孟羣 今天夜裏開船？——好，不講廢話！馬上就去開會，開了會回來打行李！——走！一起去！（拖了邢益知）這個會一定要去的！

【衆人隨江老下】

江峯 （跑到石霞面前）媽，我也去。

石霞 好，你去罷，有姑姑在家。

江峯 今晚上船，我給你買點藥來。（下）

石霞 妹妹，你怎麼不出去？

江尚菁 我心裏不舒服。

石霞 怎麼，你還在爲那件大衣跟陸先生生氣？

江尚菁 沒有，不過，嫂嫂，你看，這件大衣論樣子倒是滿好看的。（試了一試）

石 霞 （微笑）你喜歡它麼？

江尚菁 （看她一眼）上官送的，我怎麼會要？

石 霞 那就不必跟陸先生生氣了？

江尚菁 我不大歡喜人家干涉我。

石 霞 男孩子總愛吃醋的，他怕你會受下這件大衣呀！

江尚菁 我會受下？哼！

石 霞 好，不講這個。陸先生把輪船票讓給你了？

江尚菁 嗯。

石 霞 這個意思你懂麼？

江尚菁 （撒嬌地）我不懂！

石 霞 你真不懂？

江尚菁 這還有什麼真假？（欲逃避）哦，茶又冷了！——茶房！茶房！

石 霞 別叫茶房了。

江尚菁 那我去倒開水。（下）

石 霞 （一個人又去窗前看看，歎息）走了，走了，今天晚上就要走了。連這個碼頭也看不見了。這個他和我分手的碼頭！（倒在床上，流淚了）

【上官和顏述之匆匆推門入】

上官文 咦？都出去了？

顏述之 到那兒去了？

【三個茶房趕進來一字兒排列着】

茶房等 局長！全出去了，說是到青年會開會去了。

顏述之 唔。——你們下去。

茶房等 是！（下）



上官文（低聲）老兄，你那種避而不見的辦法實在不是辦法。我看……讓他們早點走算了！橫豎他們要到上海的呀！

顏述之 你怎麼早點不來告訴我？好，走罷，他們去開會了，停會兒來。

上官文 就到賬房間去坐。這兒連個坐處都沒有。

【上官和顏述之下】

【石霞聽見二人脚步声遠了，才抬起頭來】

石霞（恍然大悟）哦！……

【尙菁捧了茶壺進來。石霞不知道是誰，又低下頭來】

【上官從後追來】

上官文 江小姐！尙菁！你怎麼沒出去？

江尙菁（驚）你？——哦，我沒有出去。——我在陪嫂嫂。

上官文 唔，嫂嫂也在家？

江尙菁 哦，她有病。——哦，上官先生，這大衣請你帶回去。——

上官文 哦，小意思，小意思。（低聲，表示親密）尙菁，我這兒有一張飛機票，老早替你預備好了，後天早晨我在飛機場等你。

江尙菁 不，不！

上官文 （塞在她手裏就跑）我在飛機場等你。一定來，一定來！（下）

江尙菁 （追過去）上官先生！上官先生！……

石 霞 （坐起來看着尙菁）……

江尙菁 （偷看她一眼）真討厭！誰要他的？（丟在床上）

石 霞 （檢起看了一眼）這叫做得寸進尺呀！你不退大衣給他，他再送你一張飛機票；你如果受了他飛機票呢，他不知會再送什麼給你！

江尙菁 （受辱似的）怎麼辦？

石 霞 （不便深說）妹妹，這是你自己的事！

江尙菁 嫂嫂，你說呀！（撲在她懷裏，哭了）

【江老先生率領全體——除了青年乙丙——都又回來了】

石 霞 爸爸回來了？歡迎會……？

江 峯 歡迎會會場沒有交涉好，開不成了。他們要換地方，因為沒有時間，只好謝謝他們了。

秦正律 我看這件事不簡單。

江孟羣 不過今天的事，也只好儘量往簡單方面去想，否則步步陷阱，日子還過得下去？

青年甲 （惶恐地）今天真是對不起，我們年青人不會辦事，現在機關太多了，很難得週到。

江孟羣 這不能怪你們。

【茶房三人排隊而入】

茶房甲 顏局長到！

【除了石霞，大家都吃了一驚，青年甲暗下】

江孟羣 他來幹什麼？

【話猶未了，顏述之和上官文上】

顏述之

（狂熱地）老師，老師！（好像要聲淚俱下了）學生來磕頭請罪！老師到了此地，學生簡直不知道，真是該死，該死！罪該萬死！我那個祕書更是混蛋透頂，老師來了，他居然不告訴我！您說氣不氣死人？如果不是上官兄打電話問我，我還蒙在鼓裏哩！——哦，江師母，你老人家一定罵我學生，一定說學生忘恩負義，來都不來看看您，是罷？哦，尙華兄，對不起，剛才失迎了！

上官文

江老先生！

江孟羣

哦，上官先生，你也來了！

上官文

剛才我就來過了，您不在。我聽說您到了此地快一個月了還沒有走掉，我就覺得奇怪了！述之兄在此地，爲什麼沒有幫忙呢？我馬上打了個電話問他，他原來完全不知道，完完全全不知道！這

真是豈有此理了，他那位祕書老爺！

江孟羣（微笑）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顏述之（又轉過來）老師，請您原諒學生的疎忽之罪，學生實實在在不知道您到了此地！

江孟羣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本來是不打算去打攪你的。

顏述之老師說那裏話！這簡直不把學生當做人了！請您千萬原諒，千萬原諒。

上官文述之兄，你也不必多說廢話了，我看要求江老原諒你，是用不着口頭表示的，你還是快點替江老他們弄船罷！

顏述之當然，當然，我已經打電話到船舶管理所了，馬上準有船。

上官文嚶，可是江老不僅止他一家六口人呀。這許多朋友，都是跟老江一路的，你也得想辦法啊！

顏述之好，好，我全部負責！

上官文 哦，我忘了，這裏許多位先生，小姐們，述之兄大概都還不認識罷？來來來，我替你介紹，——這位是頂頂大名的邢益知先生，這位是——（一一介紹過去）

顏述之 （再轉向江）江老師，後天有一條船是直放上海的，全部船票由學生負責，明天上午送過來！

上官文 對呀！這才是個辦法！

江孟羣 （微笑）那太感謝你了！

顏述之 老師，您不能這末說。可是現在，要請老師，師母和各位先生，各位小姐賞一個光。——我在「普海春」預備了便飯，算是我給老師和各位接風，（笑）也同時算是送行了！

上官文 哈哈，述之兄，你真會打算盤，接風和送行，就合併舉行啦？哈哈！——那末我這個陪客又少不了啦？

顏述之 當然，當然，陪客還會少了你嗎？

上官文 好！江老走罷，就走罷！諸位，請，請，請！

江孟羣（略一沈思）嗯，多謝多謝！我看不必客氣了，……

顏述之 一定，一定！我已經把酒席定好了！務必請老師跟各位賞光！

上官文 「有酒食，先生饌，」老師怎麼能推辭呢？

顏述之 您如果再推辭，那一定是生學生的氣了！學生只好下跪了！（作狀）

上官文（拉住）嗨嗨，江老先生一定去，一定去。

江孟羣（無奈）那末，你們二位先去一步，橫豎天還早，我們馬上就來。

上官文 那末也好，我們先去準備準備。江老先生和各位一定來呀！——

否則我這個陪客可吃不到嘴了呀！

江孟羣 好，一定來！

顏述之 那末，江老師，江師母，各位先生，我們先走一步了，在「普海

春」恭候了！

江孟羣 好，好，好。（送出去）

顏述之 老師留步！不敢當！不敢當！（下）

茶房甲 局長您慢走！

伍實甫 （與邢益知咬過耳朵之後）喂，茶房！

茶房甲 喳！——先生，要什麼！要沖茶嗎？

伍實甫 剛才的賬單呢？拿來，我付錢給你。

茶房乙 啊，賬單？您不用管了，結到明天爲止，連小賬都付過了。

江孟羣 誰付的？是不是顏局長付的？退給他。說我們不敢當。我們另付罷。

伍實甫 對哪，把那退給局長，賬我們自己付。

茶房乙 顏局長關是關照過了，可是他沒付錢，錢是剛才那位學生付的。

還跟你留下這封信，說是跟您道歉。



江孟羣 怎麼，他付的？給我看看。（拆信）哎呀，青年們太可感了。這錢是他們臨時大家湊起來的。

伍實甫 您看要不要退還給他們？

江孟羣 不，領他們的情吧。這樣的人情是美麗的，溫暖的，因為有時會有這樣的溫暖，所以天下還有人肯做好人。

江老太 說起來，述之這樣子畢竟還有點良心，他到底跑來了。

秦正律 他說後天就有船？

江峯 那麼，一個禮拜以後就可以到上海了！

鄭淑 哎呀！這可好了，找船呀，找船呀！找了一個月，現在一下子全體都解決了！

方學思 顏述之再混蛋些，我說，總比有些傢伙好些，他畢竟給我們找到船了！我現在要擁護他！

馬櫻 你是有奶便是娘！哈哈！

徐牧野 不管他，有船送我們走就行！

陸友諒 尙菁，這樣一來，你也可和我們大家一路走，不必坐那條船了？

江尙菁 （沉思）嗯……

石 霞 爸爸！您的意思？——

邢益知 孟老，木船，怎麼樣？要回絕人家嗎？

江孟羣 （斷然）不！益知！

【衆人一驚】

江老太 怎麼，還要木船幹什麼？

江孟羣 實甫，我對於戲是個外行，但有一齣京戲，是一個差人押一個女人上路的，叫什麼戲？

伍實甫 唔，叫「女起解」，是罷？

江孟羣 對了，對了！「起解」，這是個專門名詞，押着犯人路上叫「起解」，諸位，顏述之送我們上船，依我看來，並不是什麼好意，

他不過是免得麻煩起見，把我們「起解」到上海去罷了！

石霞（驚喜）爸爸！您猜對了！完全猜對了！

邢益知 我也在懷疑他來得太突然了！

江尚華 這小子真是前倨而後恭。

江孟羣 如果諸位不反對我的意見，我們還是坐木船罷。免得去唱「起解」了！

邢益知 對！

【陸看尚菁】

陸友諒 你呢？

江尚菁 我也坐木船跟大家一起去！（撕了飛機票）

江孟羣 那末，爲了接受在船上的辛苦，我們還是來練練拳罷。（開始練拳）

【大家也擺起架子練拳】

(茶房乙上叫)老先生，張局長來看您。

江孟羣 怎麼，又有什麼局長來了？

【張同叔鬚髮皓然，冠服雅樸，挾一包上】

張同叔 (熱烈拱手) 哦，孟羣兄！

江孟羣 (細視) 啊，我當又是那一位局長，原來是你，同叔！你沒忘記我？

張同叔 什麼話！找了你多少天。(看他們樣子)怎麼你在漢口沒法生活，就開廠子教太極拳來了？

江孟羣 哈哈，(大笑)對不起，沒有向你那兒登記。老朋友你到一切還是原樣子。

張同叔 怎麼了，才隔幾年誰又不是原樣子？

江孟羣 剛纔顏述之來過。

張同叔 啊，他。我不是寫信告訴過你的，不是我嘴不好，這小子真嘔了。

老師的牌子。

江孟羣 早知道你在這兒，我就會找你這位局長了。怎麼人家又說你不在這兒？

張同叔 前幾天才從家鄉回漢口的。嚶呀，說了半天還沒有拜見我們老嫂子。

江老太（掙扎起來）哦，張先生請坐。真是什麼都跟從前一樣，就是頭髮白了點兒。

張同叔 白多了。這幾年的日子真不是人過的。我這次回家真想不再幹了。咳，「青山待我常爲在，白髮由他自滿頭」。孟羣兄當年何等風流倜儻，老嫂子也不知爲他擔過多少心，於今也被人家尊爲「孟老，孟老」了。（對江老太）現在該不再像從前那樣胡來了吧。

【江氏夫婦和大家大笑】

張同叔 聽說那益知先生跟你們一道？

江孟羣 你不認識益知？跟你介紹。這位就是邢益知。這位是張局長同叔先生。

張同叔 別挨罵了。張同叔，一個窮公務員。

江孟羣 同叔畢竟有些變了，一開口就喊窮，怕我們跟你借錢。其實大可放心的，我們在漢口的問題，大體已經解決了。現在就要上船了。

張同叔 就要上船了？

江孟羣 今晚上船。益知交涉的木船。

張同叔 要看長江，木船也有木船的風趣。

伍實甫 就怕太慢了。

張同叔 順流而下，不會太慢的，況且現在畢竟沒有敵兵追我們，走那麼快幹嘛呀。要不是有點小事真想陪你們去一次。

江孟羣 去吧。（舉起那個包俏皮地）這是送我們的路費？

張同叔 你打開瞧瞧，會發見這比法幣貴重。

江孟羣 書？（鄰室電話鈴響）

張同叔 你不是幾次寫信問我要武昌起義的史料嗎？這是我把親自經歷的，和向各方搜羅的，寫成了這兩卷。你給我看看修改修改，有機會替我印出來。倒不是爲的謀升斗之粟，更不是爲的出風頭，而是想告訴大家當時那些革命黨在滿清淫威之下慘淡經營，實在不容易。同志們擲頭顱，流熱血，實在都出於愛人民愛祖國的至誠。而今日弄成這樣的局面……（這老革命黨不覺感慨流淚）真正非始料所及。

江孟羣 是的。這好極了，我一定帶到上海出版。（包好交給尙菁）

張同叔 哦，還有他們幾位，你沒有介紹。

江孟羣 這位是伍先生，導演家；這位徐先生，畫家；這位方先生，作家

；秦先生，音樂家；這位陸先生，新聞記者。（一一握手）這位馬小姐，名演員；這位鄭淑，秦太太；這是兒媳石霞，這是小兒尙華，小女尙菁，孫子阿峯。

石霞

江尙華

（一列地致禮）張伯伯。

江尙菁

江峯

張公公。

張同叔 都長大了，好極了。

【茶房甲上】

茶房甲 江先生，顏局長有電話來。催客來了。

江孟羣、我們得到「普海春」去一下。顏述之請客。

張同叔 不成，不成。我正是來請你們吃飯的。酒席也定好了。還請了幾位陪客。



江孟羣 那怎麼辦？

江 峯 我們吃張公公的。

張同叔 對，吃張公公的。（對茶房）告訴他們說江老先生就要上船了，「普海春」來不及去了。謝謝他們。

茶房甲 可是——

張同叔 去！

茶房甲 是。

——幕

## 第三幕

### 第一場

時：

一九四六年，春暮。

地：

上海。

景：

夜風微帶嫩寒。文藝界假座某私家花園舉行晚會，一方面是歡迎江孟羣和其他內地來滬的文化工作者。另一方面也是討

論一點文化界本身的發展問題。花園草地圍着一個大圈子，算是講演和表演的舞台，每一株樹下面，有一小羣一小羣男女文  
化工作者各隨所好，談話，飲酒。除非在重要演講或精彩節目的時候，才圍聚攏來。在節目中斷的時候，播音器播送清悠的音樂，劇團女孩子們分送茶，汽水之類。

幕啓，鑼鼓聲，嘴裏哼胡琴聲。

培材同學的「王大娘補缸」已到最末一節。唱到王大娘問物價爲什麼還要漲，補缸匠說：「因爲所以還要漲。」大家哄然笑了。

【唱完，大拍手】

夏景蘇（一位五十歲上下的作家，高興地笑對站在身邊的尙善說）江小姐，把那小補缸匠給叫來。

劉淑平（身體健實但已髮白如銀的女作家）還有那小王大娘。

江尙善（她隨意披了上官送的那件紅春大衣）曉得了。（要跑去了）

江孟羣（笑着走來）景蘇，淑平，唱得怎麼樣？

劉淑平 好得不得了。

夏景蘇 這原是個老調子，可是這麼一改似乎很可以裝一些現實內容了。誰改的？

江孟羣 學生自己改的。他們還改了好一些別的哩。

夏景蘇 很不錯。益知先生的教育理論的正確，得到了很有力的證明了。學生們都這樣知慧，自動，有生氣。

【場上主席通過擴音器，對大家說話】

主席 各位先生，現在請邢益知邢老夫子對我們說話。不用介紹。剛才表演這樣精彩節目的學生就是邢老夫子一手教育出來的。

【聽衆大拍掌歡迎】

【邢益知也很高興地站起來】

邢益知 各位先生；剛才小朋友們表演的雖是民間小調，詞句却是小朋友

們自己的創作。我是絕對相信小朋友們的創造力的。抗戰幾年來小朋友們有過很多藝術成就，對國家民族貢獻之大不在大人之下。剛纔主席說，他們是我一手教育出來的，其實不如說我是他們一手教育出來的更加正確。他們不止一次改正過我的文章，也改正過我對人對事的觀點態度。這樣使我這五十以上的人還能始終保持我的單純，我的勇氣，我的赤子之心！（拍手）

當然，我們不僅要跟小朋友學習，也要多多地跟老朋友學習。小朋友天真而缺經驗，老朋友有經驗而每每缺乏天真。又有經驗又天真的人真是難求，可也不是沒有，就像剛纔說過話的江孟老，他真是一個老小孩子！（拍手）小孩子好說大人話，人家叫他們做「小老頭子」，小老頭子不好，而像孟老這樣始終不知道疲倦，不知道畏懼，不知道屈服的「老青年」，「老小孩子」却越多越好。（大拍手）中國頂頂需要，真正需要這樣的「老青

年」，「老小孩子！」（大拍手）

我們這次和孟老到上海，我們坐過車，走過路，趁過木船，也可以說是備歷艱難。每逢到了需要忍受困難的時候，孟老便領着我們打太極拳。孟老好像很得力於太極拳，他說太極拳不僅使他身體康健，也告訴了他怎樣對人對事。怎樣借力化力，怎樣避開環境給他的打擊，而用環境自身的弱點去克服環境。因此他絕不把目前的困難估計得太低，但也絕不輕易在困難前面低頭，他有一種不可擾亂的明靜，不可擊破的堅韌！（拍手）中國文化運動走着一條崎嶇而曲折的路，我們正要學習孟老的這種明靜和堅韌，終能熬過當前的困難。（拍手）

孟老又說：太極拳的訣竅是畫圓圈，這圓圈既象徵團結，因為把大家包括在一個大圈子裏；也象徵着「民主」，因為牠暗示全民的力量和全民的幸福。這實在是很有趣的比喻。過去幾十年

來的中國文化運動也可以說主要是民族團結運動和民主運動。沒有團結不會有抗戰，沒有民主不會有勝利。可是朋友們，勝利之後民族團結反而一天天分裂了，民主運動也遭受了許多困難阻礙。而且已經有了許多犧牲者。這真非我們始料所及，這真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我們若不能追隨許多先烈把這運動貫徹到底，實現一個真正人人安居樂業的中國，那這八九年間千千百百同胞們的血和汗算是白流，中國民族失去了這一次千載一時的和平建設機會，眼見得真要陷於萬劫不復之地，我們說不定要再度受敵人的宰割。這是一個民族的大悲劇。我們當前文化運動的任務，恐怕便是趕快挽救這一種新的民族悲劇。（大拍手）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優良傳統就是把自己和民族任務結合得緊緊的。抗戰中間我們文化工作者，有的輾轉內地，有的留在淪陷區，但不管是在內地的，或者在在淪陷區的，我們奮鬥的目標只

有一個，團結，民主！我們從內地來的朋友們聽了剛才夏景蘇先生和劉淑平先生的報告該怎麼想呢？我們在內地這幾年算吃了苦了，而留在淪陷區，在敵人淫威之下過日子的戰友們吃了更多的苦。在八年離亂之後我們在上海重逢，歡喜自不必說，但一面我真想和他們抱頭痛哭。朋友們，熬過這幾年真不容易啊。彼此留得一個清白的身子能和老朋友們見面真不容易啊。（他自己感動了，許多人也流淚，忽然，爆發大拍手）

我知道上海的同胞們，有的叫我們從內地來的人做「重慶人」，他們對重慶人起先是愛，後來是怕，最後是恨。這當然也是一種民族悲劇。我聽說連我們文化界也多少還有這樣的隔閡，外加還有小圈子主義，無原則的宗派主義等等也開始在發展。這實在不是好現象。朋友們，看，今晚多好多圓的月亮，這也是對我們的一種啓示。我們跟着孟老再打打太極拳，學着畫圓圈兒



吧，爲着突破新的民族危機而團結得像一個人吧。（大拍手）

最後我想朗誦剛纔想的一首詩，這詩叫「七子歌」：

人人叫我老夫子，

做事不如老媽子，

走路趕不上「老小孩子」

唱歌唱不過他的孫子。（江，夏，劉等大笑）

吃不飽，

餓不死，

挑起救國的重擔子，

只爭工作不爭名，

不做奴才做主子。

嗚乎，戰後江山竟如此！

應該團結像一人，

切莫再鬧小圈子！（大拍手）

【邢有點不支】

【女主人黃夫人匆匆上】

黃夫人 老夫子，怎麼樣？不要緊嗎？

邢益知 （力自鎮定）不要緊。

黃夫人 （趕緊走過來扶他）你話說得太多了。我去打電話請個醫生！

江孟羣 （也趕來）你太興奮了。益知！

夏景蘇 怎麼能不興奮呢？我很能理解你的心境，益知先生。

邢益知 沒有什麼。喂，黃夫人，不必打電話請醫生！

江孟羣 到這邊坐吧。（扶他到近前台右方的樹下椅上坐了）今天吵鬧你

了，黃夫人！

黃夫人 沒有招待。諸位肯來，這是我們這個花園的光榮！以後請常常來玩。

劉淑平 你有事情去忙吧，不必客氣。我代你招待大家就是了。

黃夫人 那末，不陪了，請大家儘管自由活動，別拘束，當是在諸位自己家裏一樣好了。（點頭下）

江孟羣 今天可得感謝這位好客的女主人。沒有她，我們這個集會……

邢益知 唔，上海雖然大，像這樣的花園也很多，可是敢於招待我們這些窮文化人的，可並不多！

【江尚善，馬櫻們領阿峯與演王大娘吳漪來見，他們已下粧了】

江 峯 （見邢）邢老師，您怎麼了？好點嗎？

邢益知 好點了。

江尚善 阿峯，夏公公要見你。

江 峯 夏公公。

夏景蘇 哦，叫夏伯伯罷。這就是那小補缸匠？你太聰明了。

劉淑平 （拉住小吳的手）這就是那小王大娘？姓什麼？什麼時候來的？

吳 濤 姓吳，叫吳濤。我們是第一批到上海的。

江尚菁 阿峯見見劉奶奶。

江 峯 劉奶奶。

劉淑平 別叫「劉奶奶」，怪不好聽的，叫「劉先生」，哦，小鋪缸匠過來。（拉他手向江）孟老，您真好福氣，有這麼個好孫子。

江孟羣 就可惜他爸爸至今沒有消息。

劉淑平 他媽媽也沒有來？

江尚菁 我嫂子病了。（看峯）瞧你眼睛還沒有洗乾淨。

江 峯 你那麼催我嘛。（他跑開了）

夏景蘇 邢老，您那「七子歌」真好，您可算是「吃不飽，餓不死，挑起救國的重擔子。」

邢益知 怎麼能比得上你們在敵後的。

陸友諒 （趕來看邢）邢老，不要緊嗎？

邢益知 啊，友諒你來了。這些日子忙一點，有些頭暈吧了。沒有什麼。

江尚菁 現在好得多了。您要不要看看醫生？

邢益知 看過了，說我血壓高一點，要我多吃素食，少吃肉，你說我什麼時候吃過肉？

【大家笑了】

夏景蘇 他不知道中國文化人是吃草的。

邢益知 還有他勸我多休息，少操勞，你想我怎麼能休息。因此我乾脆不聽他們的了。

江孟羣 益知，還是得聽。必要時也還得休息。中國是一個中國，改造中國的的工作是持久戰。誰持久，誰勝利。

邢益知 是的。（他靠着椅子休息）

主席 （過來）孟老，邢老，夏先生，劉先生，您們到那邊去坐一坐，談一談檢舉的事。

江孟羣 好。（扶着那，大家走過去）

陸友諒 （瞥見尙善的紅大衣）尙善，我跟你談幾句話。

江尙善 （緊張）談什麼？（他們走到更靠近舞台）

陸友諒 （隱忍地）你覺得今晚的天氣好不好？

江尙善 怎麼不好？溫暖得像初夏。

陸友諒 既然溫暖得像初夏，你爲什麼要穿大衣？

江尙善 晚上還有點涼啊。你爲什麼要干涉我穿大衣？

陸友諒 那件淡藍的爲什麼不穿？你嫌小了點，顏色不夠漂亮，是不是？

江尙善 我偶然穿一穿有什麼要緊？

陸友諒 這豈是偶然。你忘了這大衣是誰送的？

江尙善 我怎麼不記得，我說過要退給上官的。

陸友諒 那你爲什麼不退？

江尙善 他肯拿去。

陸友諒 他肯拿去，你就穿上了？

江尚善 我穿上了怎麼樣？

陸友諒 誰敢把你怎麼樣？不過丟了江孟老的面子。你還不知道上官是個招搖撞騙的傢伙。他在外面造你的謠言？

江尚善 你也別造人家的謠言。

陸友諒 （氣）怎麼我造別人的謠言？這是今天的報，你自己去看看，我不再說話了。（他憤然跑了）

江尚善 友諒！（跟過去）

主席 （通過廣播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現在請大家用些點心，自由談話，一會兒還有兩個精彩節目：李素馨小姐和張達先生跳民間舞；（拍手）第五演劇隊的「勝利進行曲」。還有要報告的：今天的點心，是本園的女主人黃太太請大家吃的。黃太太請大家遊園，讓我們開會，我們已經很感激了，現在還得謝謝她豐富的

點心！（拍手）

【一部份參加者徐牧野，方學思，秦正律等從左側樹下轉到前面來】

徐牧野 開展覽會也談何容易？我也很想把這幾年在後方逃難，以及演員

途中的情形整個畫出來，這可要很多時間和材料，一切弄好了，還有借場子，報告各機關等等麻煩手續。想到這些就懶了。（轉對方）學思兄最近寫了點兒什麼？

方學思 除了幾篇短文什麼也沒有寫。

秦正律 （喟嘆）生活不安定，怎末也搞不出東西來。（對方）你那些稿子呢？還沒有出版？

方學思 問過幾家，不敢要，說過於暴露了，我何嘗想暴露什麼呢？我不過忠實的寫實。

徐牧野 那你只好暫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了。



方學思 不，前天我氣得想把稿子燒掉，給馬櫻勸住了。

【馬櫻領着幾位小姐分送點心，徐牧野招呼她】

徐牧野 喂，馬櫻！

馬 櫻 啊，徐先生，這位就是黃太太，今天的主人！

徐牧野 謝謝黃太太！

黃夫人 歡迎，歡迎！

【介紹方與秦】

黃夫人 請用點心！

方學思 謝謝！

黃夫人 不必客氣。馬櫻小姐，今天你們認識這地方了，以後，請常來

玩，看花不必問主人，諸位藝術家以後儘管來遊園看花！

馬 櫻 要來的。諸位，黃夫人是書畫詩詞名家，而且從前還是女革命家

呢！

徐牧野 失敬了！

黃夫人 那裏，我現在是落伍了！請用點心，用點心！（慢慢兒走下）

徐牧野 馬小姐你看了好戲。

馬 櫻 您說什麼戲？

徐牧野 剛編好的新戲：「方學詩焚稿斷癡情」。

馬 櫻 得了吧，人家氣得哭，您還當笑話說。

方學思 他媽的，出死入生救出來的幾卷稿子，想不到還是這樣的運命。

徐牧野 也別太急。江老先生說的，中國的事得慢慢兒來啊。（馬走開，

徐轉開話頭問秦）正律兄，房子找好了？

秦正律 （搖頭）跑了整整兩個禮拜了，一點辦法也沒有，我老婆急死了。

徐牧野 辦法是有的，可要一樣。

秦正律 什麼？

徐牧野 條子。

秦正律 有條子還要你說。還是友諒兄好，他有報館住。

徐牧野 他只怕也住不了多久的時候。

方學思 怎末？

徐牧野 外埠銷不出，報紙成本大，申請不到外匯，多銷一份還要虧本。

方學思 可一定得設法維持，現在好一點兒的報紙不多了。到上海眼看着

許多刊物接二連三地停了刊。真要變成無聲的中國了！

方學思 真沒有想到我們得到的是這末一個慘勝？剛勝利的時候我們多興

奮，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美滿的理想。可是現在，我們的理想在

哪兒？抗戰中間我們還算各人跳了一通。現在鬚鬚已經不要文

化了。

秦正律 怎麼不要文化？上官不是在那兒搞文化公司？老兄，你們都是發

起人哩！

方學思 瞎說。誰說我們是發起人？他敢這樣招搖撞騙？這事我得聲明一下的。

徐牧野 我倒很替陸友諒不平，（低聲）尙善這些日子很接近上官。今晚她穿的那件大衣不就是上官送的嗎？

秦正律 女孩子的心理有時很難推測的。

徐牧野 不過她不該是孟老的小姐啊！

徐牧野 噓，上官來了。

主席 報告。現在有人要求秦正律先生小提琴獨奏。（大拍手）之後，就是民間舞，勝利進行曲，最後，關於檢舉有一個報告。（拍手）  
秦正律 噯，誰又扯到我了。

徐牧野 來一下啊。好久沒有聽到你的了。

方學思 最好的一次是在長江上，那晚上也是這樣好的月亮。

秦正律 對哪。

方學思 (推着他一道去了，對徐) 你不來？

徐牧野 月夜聽小提琴，老秦那兒拉，我在這兒聽。(他藏在樹蔭裏)

【上官和卜廉走過來，上官一屁股坐在藤椅上，面現疲憊之色，

一連打了兩個呵欠。卜廉則頗不放心會場上進行的一切】

上官文 啊呀，累壞了。(對卜) 就在這兒憩憩吧。(卜坐) 開不完的會，

演不斷的講，傷腦筋，傷腦筋，左右不過是老調：民主哪，團結

哪。(搖頭喟嘆) 團結個鳥！

卜廉 唔，(心不在焉) 不知道究竟檢舉了些誰？

上官文 放心，總不會是老兄，回頭大家見見，都是熟人，你躲着他們反

而不好。倒像是你真地幹了什麼，哈哈……

卜廉 是的，是的，(自語) 我只不過寫了幾篇文章發表在「大東亞」

雜誌上。那還是用的筆名。你知道，當時實在沒有法子，爲了應

付環境不能不如此。……再說人總得吃飯啊。

上官文

不要緊的，老卜，多少大魚都逍遙網外，你這小魚蝦子急什麼？

……再說，他們都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們又不是政府，憑什麼可以檢舉人？不過文化方面的事也不比官場，單憑勢力也不行的，古話說得好：「人言可畏」。他們且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一下，也是很不好受的。（稍停）可是怕什麼？有我哩。我能讓你的錢白花？江孟羣，夏景蘇他們那兒，我打個招呼，這個面子他總不好不給。只要他們不提，別的地方誰管你這麼芝麻點兒大的事。人家忙接收還忙不過來，再過他這末三五個月，自然就煙消雲散，屁事也沒有了。中國人，就是這末回事。雷聲大雨點小，這又叫「一緊，二慢，三不管」。

卜廉

可是他們說江老頭兒對事情非常認真，尤其是這種事。

上官文

我知道，可是這一次——（大有把握）他有事求我。

卜廉

什麼？

上官文 他住的房子有了問題，江尙菁——他女兒曾經託我設法。

卜 廉 （安了心）那就好了。

上官文 可是事情給你壓平了，那點錢是不夠的噯。你瞞得過他們瞞得過我嗎？

卜 廉 那你放心。我是報德崇功唯力是視。（看錶）您還坐會兒？

上官文 我得等江小姐啊。（看錶）奇怪，怎末她還沒有來。江——尙菁，你沒見過吧！江老頭這個女兒可長得不推扳。我最討厭那些不加修飾，跟男人一樣高談闊論的女人。可是她，她愛打扮，她愛跳舞，她是個道地十足的女人！不像那些女作家，頭不梳，臉不洗，見着就叫人惡心。

卜 廉 那算您的豔福了。

【小提琴完，大家拍手】

上官文 （指遠處）瞧，那便是江尙菁，江小姐，她手裏拿的那件大衣便

是我送給她的。她來找我來了。尙善！尙善，在這兒！

江尙善（氣憤地走過來）你在這兒？

上官文 對哪，等了你大半天了。

江尙善 你等我？

上官文 哦，誰氣了你了？大衣怎麼不穿上？晚上風大，別着涼了。

江尙善（丟報）這是你寫的？

上官文 哦，這個是開玩笑的。

江尙善 誰給你開玩笑？大衣拿去，滾！

【一氣把紅大衣丟在上官頭上】

——幕



## 第二場

時：

一九四六年仲夏

地：

上海

景：

三層樓弄堂房樓下的會客室，權被徐牧野闢爲畫室。因此三壁陳設除原有的屏條之外夾雜些洋畫，也還有點美術氣氛。右側居然還有鋼琴一架，由某些遺留的裝置可知這是原被日本人佔據過而由中國人接收過來的。

徐牧野一心在作畫，馬櫻扮做農婦模樣，手拿山薯，作呈獻狀。

夏景蘇進來。默然立在後面看了一陣子。

徐牧野 好，馬櫻，你累了吧，休息一會兒。

馬櫻 累倒不累，就是心裏着急。

徐牧野 着什麼急啊，就要好了。

馬櫻 家裏米沒有了，學思又得燒稿子了，怎麼不着急？他病了！

徐牧野 哈哈。難怪你臉上的表情老是變化。

夏景蘇 這畫的什麼呀，徐先生？

徐牧野 （回頭）哦，夏先生來了，我怎麼一點不曉得？對不起。

夏景蘇 不敢驚動你。

馬櫻 （招呼）夏先生！

夏景蘇 馬小姐，您扮的什麼戲？

徐牧野 不是戲，是這次復員到宜昌附近我們親身經歷的一個場面。我們

走了幾天，又累又餓，這農家的糧食都被人搞完了，剩下幾隻山薯，她送給我們充飢。那時候，我們吃起來，真是又香又甜，至今忘記不了。因此我請馬小姐扮作那位農婦，替我 Pose 一下。這畫我預備叫『一飯之恩』。

夏景蘇 好極了。你的畫也高明得很，作風來得這麼樸素，很配合這樣的題材。

徐牧野 夏先生這麼一說，我的畫身價十倍了。

夏景蘇 怎麼樣，這客堂裏光線成麼？應該有一個好一點的 Studio。

徐牧野 應該有。可是沒有。

馬 櫻 別說 Studio 了。這客堂也沒有幾天好用。

夏景蘇 噢，爲什麼？不是已經說好了麼？

馬櫻 說是說過，他們至少要四根條子，江老那裏有？於今他們不出面，原來的地產公司說地皮是他的，有律師信來通知要收回產權了。

夏景蘇 有這樣的事！

徐牧野 因此我沒有法子，只好趕出幾張畫和小丁聯合開一個畫展，只望能賣得一根半根條子，讓朋友們還有一個打地舖的地方。可是上海人的趣味我還摸不準，這樣的畫不知吃不吃？其實我也跟馬小姐一樣，一面作畫，一面出汗。

夏景蘇 不過一個有良心的畫家是不能太顧慮別人的趣味的。

徐牧野 這道理我懂得，夏先生，可就是出汗。

夏景蘇 我回頭再來好不好，徐先生？

徐牧野 好吧！

夏景蘇 那麼，徐先生，這張畫我定了罷！

徐牧野 夏先生定了？

夏景蘇 我回頭拿了款子來。五十萬，夠不夠？

徐牧野 哦，五十萬！我還沒有定價，我不知值不值五十萬，我其實只想斗胆定五萬的。

夏景蘇 五萬！這能做什麼用？

徐牧野 我知道夏先生也不是很闊的。

夏景蘇 不闊。可是說到活動一些。整個淪陷期我全靠賣舊書生活。新近我對於俑很有興趣，買了好一些。

馬 櫻 俑？

夏景蘇 俑。就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的俑。古人殉葬用的瓦人兒。真有美極了的。我已經買了好幾百了，我的屋子全是俑，髣髴置身墟墓之間。今天還想去買一個。可是我剛才看了徐先生的畫，我覺得該改變方向了。我們該提倡眼前這種活生生的美，不應該老

向坟墓裏鑽了。偏固然美，但畢竟屬於過去的了。這畫却是表現了現代的中國人的美，受難者的人情美。這美極了！美極了！

徐牧野

哦，夏先生，您的話給我太大的鼓勵！您看我還可以畫下去嗎？我有時候，失去了自信，幾乎想改行做油漆匠了！

夏景蘇

改行？那裏，那裏，那是怯性，那是罪惡。轉形期的藝術家沒有忍受一切的骨頭怎麼能成？畫下去，畫下去，中國善良的人還是很多的，都會支持你的。

徐牧野

謝謝，您請坐。

【馬櫻移椅子讓坐】

夏景蘇

哦，馬小姐，你們不是要演戲了麼？

馬櫻

原說是這個月十五要演的。現在場子又成了問題了。

夏景蘇

我不是寫信給伍先生介紹了陳經理了麼？陳經理人蠻好的。他說他對於話劇很感興趣。

馬 櫻 可是他對法幣更感興趣。他要倒四六拆賬，還要包底，伍先生忍

痛全答應，他又要先交五天院租。媽呀，您想我們那來這筆錢？

夏景蘇 怎麼，他也居然這樣市儈起來了，平日談得蠻好的，蠻有理解的

嘛。那麼現在怎麼辦呢？你們花了那麼多功夫排戲做佈景的？

馬 櫻 沒法子啊，大劇場不成，只好去交涉小劇場了。

徐牧野

伍實甫一直幻想復員以後要到頭等戲館露一露臉的。可碰了釘子

夏景蘇 慢慢來罷。我回頭再同陳經理談談。這中間許還有什麼隔閡。孟

老在家麼？我要去看看他。

馬 櫻 在家。睡午覺。

夏景蘇 那我不打擾他了。邢老呢？聽說這幾天也住在這裏。

馬 櫻 是的，因為易先生羅先生死了，十幾天裏一連失去了兩個好朋友，他感傷得很，身體更差了，孟老接他來住幾天，想安慰安慰

他。

夏景蘇 那我去看看邢老。

馬 櫻 他今天不在家。重慶的學生又來了一批了，他得去找房子，去設

法伙食。

徐牧野 真是我看了邢老那個樣子，又是恭敬他，又是可憐他。您想，現在一個人都不容易生活，他得支持那麼多人。偏生外面又幫忙他的少，打擊他的多。

夏景蘇 他是個先驅者，先驅者總是寂寞的。

徐牧野 我跟邢老畫了一個像，您看看。

【他從畫堆中找出一張】

夏景蘇 很好，很能傳出邢老的風骨。

徐牧野 還沒有完全畫好。

【江孟羣從樓上一邊扣衣，一邊迅捷下來】



江孟羣 夏先生來了麼？

夏景蘇 哦，孟老。聽說您睡午覺，我沒有敢來驚吵。

江孟羣 我聽得樓底下說話很像夏先生的聲音。快請上去坐坐。

徐牧野 這兒坐一樣。

江孟羣 不，這兒妨礙你的工作。

夏景蘇 (拿帽子) 好，我上去坐坐。

江孟羣 夏先生來得正好，回頭跟你介紹一個朋友。

夏景蘇 誰？

江孟羣 就是張同叔。

夏景蘇 啊。我記起來了，寫武昌起義實錄的那位。

江孟羣 正是。

夏景蘇 您不說他在武漢做局長的？

江孟羣 他變了。他歡喜發牢騷，也是個不合時宜的人。我沒有深問他。

大約也是不得不變的。他很能喝酒。

夏景蘇 好，我請他喝真正十年的陳紹。哦，醫生說我血壓高，管他哩。

反正我也不打算活到您這樣年紀。

江孟羣 你總是這樣痛快。（拉他的手上樓去了）

馬 櫻 （望着夏的背影）夏先生真是個熱情的人。

徐牧野 他很善良。

馬 櫻 好了，我走了。

徐牧野 別走。

馬 櫻 你的畫算定了一張了，學思可還空着肚子在吐血啊！

徐牧野 分廿五萬給你作酬勞。

馬 櫻 得了吧，誰希罕你的酬勞？（她換衣服，要出去）

【江家大小幾乎全家和陸友諒看電影回來】

馬 櫻 哦呀，你們回來了？

江尙菁 回來了。

江 峯 馬阿姨，你怎麼不去？我們看了一張法國影片。

馬 櫻 沒有工夫啊。家裏弄過稀飯出來，到這兒替徐叔叔拍模特兒。

江 峯 有趣極了。片子裏那位工程師就像我們尙華叔叔。也是老替人家起房子，自己沒有房子住。

徐牧野 別那樣看不起你的叔叔了。他現在有了生活了。

江尙華 怎麼，有了生活了，我自己還不知道。

徐牧野 剛才邢老出去的時候對我說，援華會對他的學校捐了一筆款。祇等鄉下的地皮買成，就可以開始建築校舍了。他預備請你做工程師。

江尙華 哦，還渺茫得很。等着邢老的計劃成功還不知那一年那一月哩。

徐牧野 不，邢老的偉大，就是除非他不計劃做什麼，一旦計劃好了，他必能實現。以前，辦人民大學，辦培材學校，起先那一個不笑他

太理想了？

江尚華 你看地皮買得成麼？

馬 櫻 許可以買得成。那位孫先生原是對邢先生的教育理想很同情的。現在爭的是價格問題。據說原本二十根可以談成的，不知誰給他說了話了，忽然他說非四十根不可。邢先生可急了。出得地價來就沒有建築費了。碰巧從漢口來的那位張先生同孫先生有點老交情，孟老請他同邢先生一道坐汽車下鄉去找他去了。

徐牧野 要四十根？四十根到底要多少錢啊？我連條子的價錢都沒有注意過。

江尚菁 （看畫）哦，畫得很好。這山薯還是我吃的呢！

江 峯 不，是我吃的那個，沒有剝皮的。（大家笑了，尚華們上樓去）

馬 櫻 （換好衣服）徐先生，我走了。（她對大家招呼一下出去了）

江尚菁 明天早點來。

徐牧野 哦。尙善等一等。剛才有人送一封信給你，另外還有一包東西。

江尙善 (停下來) 誰的信？(接信看了一下，厭惡地) 哦，又是這傢伙的！

徐牧野 誰的？上官的？看看啊。

江尙善 看什麼，反正是那一套。

徐牧野 不過這事也得好好地處理一下啦。

【陸關心地，由樓梯上轉來】

陸友諒 給我看看。(他拆信，很興奮地唸)

『江小姐，我待你總算誠心誠意了罷。抗戰八年，我至少追了你五年，從重慶追到漢口，從漢口追到上海。你就真看不中我這個人，就看我爲你跑了幾萬里路，你也該知道我的心吧。就把過去的不說，到上海以來，我每天上你家來跑上幾趟，也夠可憐的了。難道您的心是鐵石的？那晚上您竟是那樣的對我，生那麼大的氣。你不知道給了我多大的打擊，我的心碎了……』

江尚菁 得了，友諒，唸起來多肉麻！

徐牧野 唸心，蠻好的台詞。

陸友諒 (不顧，繼續唸)『菁，祇要你肯嫁給我，你們住的房子不成問題。不，連我現在的所有，我的房子，車子，全部都是你的。你也許顧慮你爸爸，我也是頂崇拜他老人家的。他老人家也知道我的努力，他不會反對我的。當然我知道另外有些人在不斷地造我的謠言，中傷我。離開我，我和他們是勢不兩立的……』

徐牧野 哦呀，友諒當心。

陸友諒 (他緊張地看下去)唔。這底下他對我做許多恐嚇，說倘使我不離開尚菁，他會迫我離開上海。好，來吧。倒要試試他的本事。

【尚菁接過信去看】

徐牧野 要得。這下看陸大哥的了。一個人在情場上要學做勝利者，除了

必要的講愛情的條件之外，最重要的是勇氣，你覺得你的勇氣夠不夠？

陸友諒 笑話！莫非怕了那樣猥瑣的傢伙。

徐牧野 你可別把你的情敵估計得太低了啞。

陸友諒 我知道他已經向我們報館當局說我的壞話。憑着去年的勞績，我想是不會生效的。萬一老闆真聽他的話。大不了停我的生意。我不相信我就會餓死在上海。

徐牧野 那是不錯，不過你真跟你幹上來，你也夠麻煩的。告訴你，只要你不忘記我的好處，在下倒可助一臂之力。

陸友諒 (半玩笑地) 你怎樣幫助我呢？

徐牧野 於今有一個調查團到上海來了。其中一位碰巧是我的本家。平常蠻談得來的。他們到上海來說是專打老虎來的。可是我們知道他們老虎是打不着，也不預備真打的。可是倘使連蒼蠅也不拍幾

個，他們也交不了差。他曾隨便向我打聽過上海的情形，我也隨便說了一些。記得那一天歡迎內地文化人的遊園會晚上，我不是躺在柳樹底下聽老秦的小提琴麼？就是那天我偶然發現了上官和那個附逆作家卜廉的祕密關係。上官平常假借名義招搖撞騙還是小事，他竟收受卜廉大宗的賄賂，替他開脫。

陸友諒

對哪，他幾次在孟老，夏先生前面替姓卜的說過好話的。他得了他多少錢？

徐牧野

後來我繼續打聽，原來他得了他幾百萬現金不算，連他現在住的房子坐的車子都是這樣來的。我大體都有了真憑實據。

陸友諒

這好極了。給我看看。

徐牧野

急什麼，到時候我自然會拿出來的。

江尚善

牧野，你一定得幫我們忙，你那位朋友呢？我可不可以見見他？



徐牧野 他本約好來找我的。

江尚菁 (出糖，塞其嘴) 瞧，我先請你吃巧克力。

徐牧野 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江峯扶着石霞下樓，石霞作外出打扮的樣子，神彩比以前煥發一點了】

石霞 菁妹，你回來了，媽等你有事。

江尚菁 就上去了。嫂子你出去嗎？

石霞 我妹妹石英烈要回南洋教書，問我去不去。我想老呆在上海，找不到工作，也不是辦法，勝利之後，我妹夫在那邊辦了一個學校，情形還不錯。邢先生說我若到了南洋也可以經手替學校募點款。我去看我妹妹去。倘使不太麻煩，我是決定去的。

徐牧野 去也好。在國內悶死了，對您的身體更不合式。南洋的天氣首先是對你有益的。

石 霞 我也這樣想。

陸友諒 不過你是到荷屬，於今荷蘭政府和印尼共和政府之間時常鬧問題。中國人夾在中間幫那一邊也不合式。

石 霞 那還有什麼問題。我們自然幫弱小民族的。

陸友諒 可是就不免得罪荷蘭政府。

石 霞 大不了是死，我這幾年隨時都準備死的。過武漢的時候我都想死，想那樣也太沒有意義了。倘使能爲着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而死，那我會瞑目的。

江尚善 瞧，嫂子又這樣說了。

石 霞 爸爸和你大哥平常不都是這樣教我們的麼？（看錶）峯兒，去叫一輛三輪車。

江尚善 回來吃晚飯麼，嫂子？

石 霞 多半是不回來。他姨媽說過，要請他吃飯的。

【她母子出去了】

陸友諒 石霞，這些日子比以前精神多了。

江尙菁 這其實得感謝邢伯伯勸他。誰和邢伯伯在一道都會積極起來，高興起來的，他真是我們的老夫子。

【江老太在樓上叫】

江老太 尙菁！

江尙菁 媽，來了。（急上樓）

陸友諒 （走近牧野）真的，你有證據？

徐牧野 誰還騙你。我現在就得到我本家那兒去。

陸友諒 那拜託你了。（他也跑上樓去）（樓上電話鈴響）

【徐也換好衣服，正要出去】

【尙菁下樓走到一半】

江尙菁 徐先生電話。

徐牧野 哦。（跑上樓去）

江尚菁 （下樓來對廚房叫）王媽！

王媽 （出來）小姐，什麼事？

江尚菁 請客人吃飯，去買一點菜。

王媽 買點什麼呢？

江尚菁 讓我看，家裏還有些什麼？（她跟到廚房裏去了）

【上官文手裏提着一個包，悄悄地進來】

上官文 王媽！

江尚菁 （聞聲出來）誰？（見上官，回頭）王媽，少奶奶出去怎麼不關

門？（要上去）

上官文 尚菁！

江尚菁 哦，上官先生。

上官文 尚菁，別上去，我有話跟你談談。

江尚善 上官先生，我們現在還談什麼呢？

上官文 我的信你接到了？

江尚善 剛才接到了。

上官文 怎麼剛才接到？郵局真要命！那麼，你得給我一個回答。尚善！

江尚善 我不是已經給你回答了嗎！（又要上去）

上官文 尚善。你別逃我。你不能拿了人家東西就算了。

江尚善 上官先生，我拿了您什麼呢？飛機票我撕掉了，您知道我是坐木船來的呀。大衣也是您硬要擺在這兒的，遊園會那晚也還給您了。

上官文 剛才的信你既然收到了，另外還有一包東西——

江尚善 （奇訝）還有一包東西嗎？我根本沒看見。

上官文 信裏面寫得有的呀。

江尚善 信不是我自己拆的。

上官文 (不愉快) 尚善！我的私信怎麼能讓別人拆開？誰拆的？

江尚善 你管不着。

上官文 那是一包很貴重的東西呀。怎麼能丟掉？(他看見了) 哦，在這兒哩！在這兒哩！結都沒有解開，你太辜負我的意思了。

江尚善 對不起。不用解開了，您原封拿回去吧。

上官文 您也瞧瞧啊。(解開，在幾重包裹下取出一個小盒，盒子裏取出一對耳環和一個戒指。) 尚善，您是識貨的，您該知道這在今天值多少錢。但是尚善，只要是爲着你，要我到海裏從龍王嘴裏取珍珠我都願意，我都敢！

江尚善 上官先生，您的修辭很美麗，可惜您看錯了人了。再見。(她又要上去)

上官文 (拉着她的衣服) 尚善，你不能這樣殘酷。

江尚善（怒）你放手！

上官文 尚善，你不能這樣。即令你不要我的禮物，你還是欠了我的。

江尚善 我還欠了你什麼呢？

上官文 你欠了我的愛，最深厚的愛，最無私的愛！

江尚善（笑了）哦，上官先生，我怎樣回答你呢？

上官文（趁此進一步）尚善，你不用回答我，你只要接受我這個得了。

（他想趁勢把戒指套到她指頭上）

江尚善 啊！（推開他，逃上扶梯）

上官文（跟追）尚善！

【尚善上去，陸剛要下來】

江尚善 不，你別下去。

上官文（氣極了）哦，原來你在這兒。你敢下來？

陸友諒 爲什麼不敢？

江尚善 友諒，你別——

陸友諒 不要緊。（他下來）我下來了。你要怎麼樣？

上官文 我說過了，我跟你勢不兩立。

陸友諒 隨便你吧。樓上有客，別驚着老人家，咱們到外面去。

上官文 到外面去你想幹嘛？

陸友諒 我們學一學歐洲紳士，決鬥！

上官文 決鬥，哈哈，君子鬥智不鬥力。識相一點，說說好聽的，我許會

高抬貴手。你知道報館停你的生意嗎？你還來破壞我！

陸友諒 破壞你？誰在破壞誰？（他們要打起來了）

江尚善 （担心地）別跟他說了。（衝下攔住）上官先生，你可以走了。

我爸爸樓上有客。您包涵點。

上官文 你得給我回答，你不能這樣。

江尚善 我回答得不夠明白嘛？



上官文 我是說「滿意」的回答。

江尚善 使您滿意的回答？

上官文 對。

江尚善 上官先生，您永遠不能從我這裏得到滿意，您請回去吧。

【上官不說，反而放下東西坐下來】

陸友諒 你還不走？

上官文 應該走的是你，陸友諒！

陸友諒 （把指戒等的包裹擲給他）走！（他捻緊拳頭欲試）（目光對

射，彼此相持不下）

王媽 （端茶出來）請喝茶。（見情形不對，急退下）

【緊張的沉默後汽車喇叭聲，停車聲，車門開闔聲，敲門聲】

王媽 （出去）邢先生嗎？（開門）

外客 （聲）有一位徐牧野徐先生住在這兒嗎？

王媽在。

徐牧野 哦。請進！（他從樓上下來，一直跑到門口）請進！

【徐引一儀容嚴整的中年紳士——徐誦芬進來】

徐誦芬 請你吃午飯怎麼不去？

徐牧野 爲着趕一張畫。

徐誦芬 江老在家？

徐牧野 在，有客。你要見他？

徐誦芬 改天吧。我也忙。（機警地）你電話裏說要跟我介紹一位朋友？

徐牧野 對哪。

徐誦芬 在那兒？

徐牧野 （走近上官）上官先生，跟您介紹一位朋友。剛來上海的徐誦芬

先生。

上官文 哦，徐先生，（端詳一下）髡髮在重慶見過您的。

徐誦芬 對哪，許是見過的。（給名片）

上官文 哦，貴團這次工作很認真，外邊名譽很好。

徐誦芬 您客氣。有幾樁事也正想請教上官先生。

上官文 好說，改天談談。

徐誦芬 就是今天怎麼樣？車子在外面，到敵團去談談。

上官文 也好。我正要去找范魯庵先生。

徐誦芬 （拍拍上官的背）那麼就走吧。

江尙菁 （趕忙把小包交他）上官先生，您忘了這個了。

上官文 哦。（他隨手塞在衣袋裏）

【徐牧野等簇擁着他們出門】

【車門啓閉聲，汽車開動聲，喇叭聲】

【他們帶關了門，一擁進來】

陸友諒 （大笑）哈哈，今天又痛快，又有趣。

江尚善 上官是不是已經曉得了？

徐牧野 許有點明白。剛才碰巧他打電話給我。他在這附近吃飯，我見上官來了。我說那天說過的那個朋友來了，要不要見他，他說正要見他。

江尚善 來得真巧。這一下我可以清靜點兒了。

徐牧野 也難說。他雖然作拍蒼蠅狀，我疑心就連蒼蠅也未必都給他們拍了的。

【外面伍實甫領了一羣男女演員來訪】

伍實甫 （很熟識地首先衝進來）還好。你們沒出去。我當又撲個空了。

徐牧野 你來過？

伍實甫 昨天來過。你們都不在。

【老太太從樓上下來】

江老太 尚善，你們剛才鬧什麼？爸爸在問呢。

徐牧野 沒有什麼，老伯母。伍先生在這兒排戲呢。

伍實甫 哦，老伯母。

江老太 伍先生，您在這兒！聲音小一點好哪。上面有客。

伍實甫 曉得了，伯母。

【老太太上去了】

伍實甫 （回頭問徐）怎麼回事？你們鬧什麼來着？怎麼說我在排戲？

【徐大笑】

江尚善 （難爲情地掩飾）沒有什麼。呃，請坐，我去拿茶。（急下）

伍實甫 說呀，不說我去告訴老太太。

陸友諒 （看錶）呵，我，我還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得去。諸位，再見了！

（匆匆出）

徐牧野 戲不是你排的，可真是好戲。上官來向江小姐求婚，陸友諒從樓

上下來碰着了，彼此吹鬍子、瞪眼睛，差一點兒打起來。正在難

解難分的時候，清查團的一位徐先生來了，因為訪得上官先生有點招搖撞騙，收受贓物的嫌疑，把他給請去了。——你說這是不是好戲？

伍實甫 好戲，好戲！而且是大快人心的戲，寫出來一定賣錢。

秦正律 只可惜我們遲來一步，沒趕得上看。

徐牧野 戲許還沒有完呢。（招呼）大家請坐，請坐。

【大家隨意找地方坐了。或在椅上，或在牀上，或在畫檯上，或在桌上】

【江尚菁拿茶出來敬客】

徐牧野 咦，有幾位還不認識，實甫兄介紹介紹啊。

伍實甫 介紹幹嘛。反正都是幹藝術的。有的搞戲，搞電影，也搞畫，有的也做記者。

秦正律 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朱纖小姐，話劇明星，歌星又兼影星；這位

陳慧小姐，是劇人而兼新聞記者。這兩位劇人，一位是上海的馬瓊，一位是重慶的方飛。

徐牧野（與馬握手）徐牧野。

馬瓊 徐先生，久仰！

徐牧野 你們從那裏來？怎麼來得這麼齊？有事嗎？

伍實甫 有事。大家想爲戲劇運動加強團結，舉行一次大的聯合公演呢，所以方才開了一個座談會，商量了一下。順便來請示請示幾位前輩。邢先生呢？

徐牧野 沒回來。孟老在會客。

馬瓊 尚菁，上一次，你問我要的劇本，都找來了。上海淪陷了這幾年裏面，產生的劇本可真不少。這是一部分。（給她一包）

江尚菁 謝謝你。

馬瓊 可是你答應跟我交換的呢？

方飛 後方有的劇本，我可一本也沒有帶來。

江尚菁 我跟馬櫻兩個，差不多都帶全了，一大箱子。

馬瓊 快借些給我讀讀。

江尚菁 你自己來挑選吧。

伍實甫 對了，這叫做前後方的交流。

【他們跟隨江尚菁上樓】

伍實甫 怎麼馬櫻不見？這幾天不是在你這兒做模特兒？

徐牧野 剛走。畫得差不多了，而且賣掉了。

伍實甫 你的生意這麼好，沒畫完就賣了。賣多錢？（他取畫端詳）

江尚菁 你猜。

伍實甫 我猜兩千。

秦正律 怎麼那麼少？

伍實甫 現在，上海烘山薯賣一千五。生的賣兩千還少嗎？



徐牧野 你就只顧吃。值錢的不是山薯，是拿山薯的人啊。一件藝術作品！

伍實甫 我就知道中國什麼都值錢，就是人不值錢。藝術作品更不值錢！

【大家苦笑了】

【夏先生下來，江送他】

夏景蘇 回頭張先生來了請他上我那兒來。

江孟羣 您再坐一會兒嘛！等等邢老他們，我已經叫他們預備晚飯了。

江尚華 夏先生，別走，晚飯預備好了。酒也有！

夏景蘇 不，我內人要等的。因為易先生，羅先生的死，謠言不是很多麼？我出門的時候，內人不放心。

江尚華 打個電話回去好哪。我去給您打。

夏景蘇 不。

江尚華 真是吃了晚飯去，菜是沒有，酒還不錯。一位貴州朋友給我爸爸

帶來了幾瓶茅台，據說是頂好的。香哩！

夏景蘇 是糟茅，還是花茅？老謝也給我帶過幾瓶，真不錯，喝醉了，口也不渴，頭也不痛。真有飄飄然的味道。

江尚華 您回頭嘗一嘗吧。看是那一種？

夏景蘇 （心動）那，也好吧。不過茅台我喝得太少，還不算太內行。

伍實甫 那裏，誰不知道夏先生鑒別酒就和鑒別古董一樣的精。

夏景蘇 （招呼）伍先生別罵人了。您知道我買的盡是些假古董。不過說也可憐，照現在這樣子不斷的破壞，再隔多少年恐怕中國的假古董也得向外國買了。

江孟羣 說起貴州的謝先生真可惜了。

夏景蘇 少逸真是個有良心的學者。看他那麼溫雅，其實他的性情，愈老愈辣。聽說在他故鄉就和一位將軍鬪整扭：將軍要把每個人的長衫剪短，提倡尚武精神，他說不必。寫文章駁他，因此得罪了這

位將軍的。

江孟羣 少逸的性格就是一瓶好茅台，又醇厚，又有力。

夏景蘇 孟老是少逸的知己，也是茅台的知己。哈哈。

江孟羣 那麼，再到樓上坐坐。

夏景蘇 今天我真成了「不走之客」了。

江孟羣 那兒的話，難得的。

【伍實甫，江尚菁等取了書下來】

伍實甫 夏先生和孟老就在這兒和我們年輕朋友坐一坐不好嗎？

徐牧野 對哪，我們今天真是明星大會，還可以有些餘興的。

夏景蘇 好極了。

伍實甫 老秦再介紹一下。我不行，時常自己姓什麼也忘了。你現在算是介紹專家了。

夏景蘇 不用介紹了，我差不多都認識。園遊會那晚不都介紹過了嗎。只

有這位小姐——

朱 織 我叫朱織。

伍實甫 她身兼數要職，歌星，影星。這位老壽星是江孟老，大約不必介紹了吧。

【大家笑了】

【門外汽車喇叭聲】

徐牧野 （外敲門）是邢老他們回來了。

【邢益知張同叔兩位進來】

江孟羣 哦，你們回來了。

邢益知 回來了。

江孟羣 快坐下休息休息。

【尚善忙着打臉水端茶之類】

張同叔 （向江）你們有事？這麼熱鬧。

江孟羣 沒有事。同叔，跟你介紹一位好朋友，夏景蘇先生。這是張同叔先生。

【夏張兩人互起熱烈握手，各道久仰】

江孟羣 景蘇來了好一會，他要走，我說你們就回了。他說一定要陪你喝酒。景蘇也是個酒仙。

夏景蘇 那裏，我現在有點胃痛，不能多喝了，怎麼趕得上張先生。

張同叔 我喝酒是沒有什麼量的。不過歡喜鬧。平常一滴不沾，遇了對味口的，也能喝幾斤。

夏景蘇 這脾氣正和我一樣。我家裏還有一罇好陳紹，改天請您過去痛快喝。

江孟羣 今天結果怎麼樣？還不錯是不是？看你這麼興奮！

邢益知 豈止不錯？

江孟羣 還有什麼意外收穫，你這樣高興？

邢益知 這都是同叔先生的功勞。結果好得簡直非我們始料所及。

張同叔 那裏，我有什麼功勞？還是邢先生的教育主張和偉大人格感動了

俊材兄，才會這樣順利。

徐牧野 怎麼，孫先生答應二十根了？

邢益知 二十根？起先，俊材兄說：不是他聽了誰的話，也不是他貪得無厭，而是他的地皮和房子要值那麼些。他不願在他手裏賤賣掉。

伍實甫 那不僵了？

同叔兄再三勸他。他還是不鬆口。直到我們要走了。同叔先生再提起，俊材先生說，要我賣掉，非四十根不可，但是要我贊助邢先生的文化教育事業，我可以把地皮房子捐給他，一文不要。同叔先生問這是不是當真的。他說：「莫非我姓孫的這麼大年紀，說話靠不住？」他當場寫了一個讓地契。自己畫了押，還請同叔先生做了見證。

江孟羣 有這樣的事？

張同叔 這事也出乎我的意外。可是照俊材的性格，他可以這樣做的。他年輕時候歡喜賭錢，但他賭得非常爽快。把車子賭掉了他就走路，從不難過。可沒想到他於今「賭」得這樣進步了。

江孟羣 這太高興了。我舉薦同叔不錯吧。

邢益知 不錯。尚華兄，這一下就要仰仗你這位工程師了。

江尚華 好，我一定把這工作做好。我已經打好藍圖了。

徐牧野 我去教美術。

秦正律 我去教音樂。我太太可以教算術。

徐牧野 你就不忘記你太太。

伍實甫 我們有工夫也可以幫忙戲劇組的同學。把農村戲劇和都市戲劇聯繫起來。

秦正律 還有方學詩可以參加文學組！不過大家都推薦自己，知道邢先生

要不要啊。

邢益知 那兒的話，這是大家的事業。誰贊成這辦法誰就來。不過就怕先生們雖然一時興奮參加，回頭吃不了苦又走了。

徐牧野 沒有的事。

【陳慧忽然說話】

陳 慧 邢老師，我倒想說幾句話。不知對不對？

邢益知 哦，陳小姐您有什麼見教？

陳 慧 您別這麼客氣。我姊姊跟梁守常結婚是那先生您給證婚的。那時候，據說邢先生常說誰的結婚費用花過十塊錢的，就不給他證婚。現在物價這麼貴，當然辦不到。可是邢先生的精神我們是懂得的。邢先生的偉大我以為就在能隨時隨地切合老百姓的需要，實事求是，不太鋪張。可是我近來覺得是不是有點變了？比如在鄉下那裏不好演戲，什麼時候不好演戲，何苦要等外國的捐款建



築漂亮的劇場呢？又何苦花幾十根條子去買人家的地皮起校舍，而不花更多的錢請好先生買圖書呢？您不是常罵人家除了校舍就不知道有教育嗎？不常教人家別捨本逐末嗎？是不是爲了取得人家的同情就不能不多少改變您的主張呢？

邢益知

（想了想）您的話很對。我們時常要人家提醒的。您放心，我沒有改變主張。爲着爭民主，爲着擴大民主教育，我願意追隨大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運動，一邊要普及，一邊也要提高，爲着培養更多的優秀文化幹部，我們不能不有遠見，不能不多費些時間和人力物力，我們是具體環境中的人，上海房子這麼貴，這麼多先生和學生沒有一個地方住怎麼成？譬如打仗，總得有一個根據地。這些日子我什麼也沒有寫，上次伍先生要我寫的宣言也沒寫完。就爲着這根據地勞心……（他顯得很累）

江孟羣

好了，現在總算這勞心有了結果了。益知也該休息一下了。

夏景蘇 我們應該慶祝。

伍實甫 我們來喝酒。

江尚善 你就看準了我們的茅台。

邢益知 也好，尚華兄去買點酒和點心來，我請客。（取錢）

江尚善 得了吧。我們預備好了。連他們幾位一道。就在底下吃。而且我得告訴您。邢伯母來過，帶來了一瓶藥。要我告訴您，要您千萬別喝酒。

徐牧野 那我們唱歌。老秦伴奏。實甫指揮。

伍實甫 我不會指揮。朱纖來。她是個天才指揮家。五歲就會指揮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

朱纖 可是今年二十五了，誰也沒被我打倒。

伍實甫 這也不能全怪你啊。

【大家笑了】

邢益知 說到唱歌，我可想起來了。自從易羅二位先生死了，我在傷心憤慨之餘，忽然想到了整理自己的一些東西。在舊稿子裏找出來這一篇，請正律看看，似乎可以作個譜子來當歌唱的。（從衣袋中取出）正律兄，請你指教。

秦正律 邢老師。（接着）邢先生的創造歌。就請朱小姐先朗誦一遍罷。

【大家拍手】

朱 織 （起立，朗誦創造歌）：

朋友

你活在世上，

你不能單是取，

你得給呀，

給得更多，給得更好，

給得更精，給得更巧，

我們有一個苦難的祖國，

我們睡的是黃泥，

吃的是青草，

但我們得墾出更多的田，

擠出更多的奶，

讓每個餓的都吃得飽，

讓每個小的都長得高，

朋友，

勝利是屬於創造者的，

我們長城般創造，

運河般創造，

孔老般創造，

李杜般創造，

爲民主創造。

爲自由創造，

爲現在創造，

爲未來創造，

不斷地創造，

不屈地創造，

創造！

【誦完，大家大拍手大笑】

【邢老忽然覺得不適】

陳 慧 邢老師，您怎麼啦？

邢益知 有一點頭暈，不過不要緊。

江孟羣 不，還是上去休息一下吧。尙華，扶邢伯伯上樓去。

邢益知 （也好）你們諸位坐一坐。我一會兒下來陪。

伍實甫 別管我們了。您休息吧。本來想跟您談談劇運的事的。

邢益知 還是可以談的。

徐牧野 (扶住他) 改天吧。您上去。

夏景蘇 我陪您上去坐一會兒。(扶他)

邢益知 不敢當。您多陪同叔先生吧，他是個好朋友。

張同叔 益知先生，您先休息會兒，回頭我們陪夏先生喝幾杯吧。

邢益知 (勉強上樓，走到樓梯當中) 啊，實甫兄，那個宣言，明天華交

卷，實在對不起，遲了好幾天了。

伍實甫 啊，那遲幾天也不要緊的。您不必急。

【邢上去了。尚華出去照扶，他婉拒】

邢益知 不，我可以招呼自己，底下客人多。(他健步上去了)

【大家也放了心】

伍實甫 今天邢先生實在太興奮了。

張同叔 這是中國啊。好難得有一塊地皮可以起學校。按說我們不應該讓他把精力浪費在這些柴米油鹽上面的。

江孟羣 他平常自奉太儉。營養也不好。這幾天在這裏住，我們替他燻了一隻鷄，他又老是在外邊奔走，沒工夫吃。

夏景蘇 我有一位醫生朋友，他倒是位內科聖手。讓我打個電話給他，他若是在家不妨請他來看看。他那兒設備也很完全，也有X光。你們諸位有病可以去找他，他頂肯幫文化人的忙的。

方飛 您跟我介紹一下，我的肺恐怕有點毛病。想照照X光。

夏景蘇 好的。我去打一個電話給他。（他上去了）

朱纖 演劇隊的同志們在長沙許多人照過，我就不照。

陳慧 爲什麼不照呢？應該照照的。

朱纖 反正照出來也沒有辦法呀，他要你休息你能休息麼？他要你營養，你能營養嗎？他要你無思無慮，心裏放愉快點，這年頭你能

愉快嗎？你能無思無慮嗎？這些醫生都是不顧環境，盡給人出難題目嘛。

【大家笑了】

張同叔 這位小姐說的話何嘗不是真的。

徐牧野 嗯，不要冷場，誰再唱個歌吧。

伍實甫 得了，讓那先生清靜會兒。

馬瓊 那麼我們回去了吧。我們今天晚上還要拍戲哩。

宋纖 對哪，我今晚有一支歌要收聲帶，我得去練歌去。

方飛 好，那我們都走了吧。

【尚善出來攔住】

江尚善 什麼話，就吃飯了。什麼都預備好了。坐一坐。

伍實甫 人太多了。你們難得招呼，疏散點吧。

江尚善 燒了那麼多飯誰吃？那以後就別來了。



伍實甫 噯呀，大小姐生氣了。坐一坐吧。

【老太太在樓上叫】

江老太 尙善！

江尙善 噯，媽，什麼事？

江老太 三樓，什麼響，別倒了什麼東西，快去看看。

江尙善 哦！（觸電似的）糟糕！（急奔上樓）

【江，張，伍，徐，秦諸人也陸續地上樓了】

陳慧 （跑上樓去一會兒下來低聲）怎麼辦？邢先生中風了，倒在樓板

上。（翻小日記本）快打電話給邢師母。（上樓去）

【其餘的男女同志也都上去了。只剩朱纖和馬瓊兩人】

【尙華跑下來】

朱纖 怎麼樣？

馬瓊 不要緊嗎？

江尙華 不能說話了！（他跑出去）

【馬朱兩人也上去了】

【樓底空了】

【門外汽車聲，尙華引入醫生】

江尙華 正要去接您去。

醫生 接了夏先生電話我就上車。在那兒？

江尙華 在三樓。我跟您引路。

【醫生隨尙華上去】

【已而，門外敲門，王媽急出，邢夫人與公子入內】

邢夫人 現在怎麼樣了？

王媽 大夫來了。許不要緊。

【邢夫人母子急上樓】

【男女文化人們都被醫生紛紛請下樓來】

徐牧野（搖頭低聲）我看很危險。眼睛也不會動了。

伍實甫 這是中風，也許放放血會轉來的。

秦正律 這位醫生很高明的樣子。

馬 瓊 忒兇了，一去就趕我們出來。

徐牧野 這不怪他，屋子小，人多，空氣太壞了。

陳 慧 邢夫人來了，我看她急死了。

朱 織 那還用說。

陳 慧 夫人身體也不好，我看她會禁不起這打擊的。

朱 織 方先生，怎麼辦，我們走吧。

方 飛 等一等，看醫生怎麼說。糟糕，我晚場還得上戲的。這喜劇的情

緒怎麼演法？我準會含着眼淚演成悲劇了！

【伍實甫匆匆下樓，取一頂帽子要走】

方 飛 伍先生，你到那裏去？

伍實甫 我到附近去找一個醫生。

陳 慧 這位大夫怎麼說？

伍實甫 他說遲了。

陳 慧 現在怎麼樣了？

伍實甫 好是似乎好了一點。邢夫人叫他，他的眼睛有點轉動。（剛要走）

朱 織

（敏銳地拉着他）那兒哭？

（忽然大家都聽得三樓爆發號哭的聲音）

【秦，陳，伍，馬等復預備再上去。有的走到半路，他們見孟老  
老淚盈腮，手執一紙，沉痛下樓。大家也下來了。圍繞着他】

伍實甫 孟老，怎麼樣了，還有希望嗎？

江孟羣 （哽咽地，搖頭）他過去了！我們失去一個最好的朋友了。

【男女同志們有的已經哭倒了】

江孟羣 （嗆呼）損失，無可補償的大損失！近年來，我們失去了好幾位

寶貴的難得有的好戰友，可是總不像今天，唉，今天，要多少人才能償補益知損失呢！

伍實甫 啊，生命是這樣的無常的？

秦正律 啊，完了！完了！（躁腳，正要上去）

江孟羣 不，正律，沒有完。這才開始哩。瞧，實甫，這是我剛才在他桌

上找到的，他替我們寫的那篇沒有完的宣言。他加了兩句就倒下去了。他說我們要爲民主運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他真是死而不已的。他死了，他的精神將永遠守護着我們，指導着我們。生命是無常的。他的一生的教訓：就以我們有涯的生命爭取人類無涯的幸福。今天的中國，苦難磨折是屬於我們的，但真理和勝利也是屬於我們的。老年人中年人倒下去了，還有你們青年的。一個邢益知倒下去了，還有千百個邢益知會站起來承繼他的崗位。這稿子交給你，伍實甫，他沒寫完的，你們諸位自己用

文字，用行動，用血，用汗，把它完成吧。

伍實甫

（接過）是的。我們會把牠完成的。朋友們，我們上去和我們偉大的先驅者告別吧。

【他再上去，許多人嚴肅地靜默地跟着，樓上隱隱有號哭聲】

——幕

（全劇終）



## 後記

田漢

孫夫人主持的福利基金會曾爲苦難中的文化工作者盡過很多力，如募集救濟金并廣泛分發麵粉，罐頭食物，魚肝油精，軍毯等。但爲謀更積極有效的救濟，并保證中國文化工作的較順利的推動，在半年前曾有舉行大規模募捐公演之議。由基金會墊出演出費用，負責銷票。由文化工作者自己主持編劇和上演種種事宜，頗寓幫助自助者的意思。

這事在中國作家間有過數度集議。福利基金會的譚寧邦氏亦與其事。起先由陽翰笙先生建議租定蘭心大戲院舉行一盛大之平劇、地方劇、話劇之聯合公演。但基金會方面不贊成而主張由中國劇作家寫出一更足以代表中國文化工作者在抗戰中所遭受之苦難及其努力的劇本。他們以爲這樣會更有意義，也更足以號召。



於是又經數度商量，決定故事的概略，全劇分三幕六場，指定六位劇作家分場執筆。經推定潘子農寫全劇故事，而由陽翰笙，于伶兩先生寫第一幕；徐昌霖，陳白塵兩先生寫第二幕；吳天，顧仲彝兩先生寫第三幕。

第一幕大體寫黔南戰役所給予重慶的波動，文化工作者的決心，以及勝利當日文化工作者們所作的美妙的夢想和深沉的憂慮。第二幕寫復員途中所經之苦難，及表現在這一時期的社會相：第一場在宜昌附近的農村，第二場在漢口。第三幕寫復員到上海的情形：第一場上海文化工作者怎樣在苦鬥以後重與內地作家們藝術工作者們熱烈會師。第二場寫以後的組織情緒，以及文化老戰士之悲壯犧牲，說明中國文化工作者從不在困難前面屈服，而是爲真理爲民主鞠躬盡瘁，死而不已。

這劇本各場終於交齊了，這是不容易的事，因爲雖有一個簡單的故事安排，但并非第一場寫好再寫第二場，而是幾乎同時執筆的。人名，人物性格，故事發展自難免有若干彼此矛盾之處。但大體上沿着一根主要的線

案，形成一種多樣的統一。

我是被派定把這六場戲做一次總讀的。當然也派定做這統一調整的工作。末一幕是改動得很利害的：第一場的背景由金城八樓的會客室改成了園遊會，爲的場面較生動美麗，也可以插進一些節目，使外國觀衆得到一些興奮。第二場孟老樓下使權作徐牧野的畫室。原來「文商貫」地位太重了，爲演出的可能，有了不同的處理，名字也改成「上官文」了。這一場爲着結束全劇也排得最長。

這裏面還插了幾支歌。姚牧君剛從濟南來預備開演奏會，我順便拜託他，承他用了兩晚就趕成了。

於今福利基金會對這次公演改變了計劃。這劇本或得由民間劇團單獨演出。但不管怎樣這次劇作家們的合作是有意義的。更希望真能實現一次聯合公演，不讓越劇的十大名伶專美。

八月二十六日

基本定價  
\$ 10.00